

列傳

魏書

卷之十九



滋賀縣尋常師範學校藏書

明治二十年一月調查

第 二 號



魏書卷十四

魏書卷十四
臣等謹案

神元平文諸帝子孫列傳第七

上谷公紇羅神元皇帝之曾孫也初從太祖自獨孤如賀蘭部招集舊戶得三百家與弟建議勸賀訥推太祖爲主及太祖登王位紇羅常翼衛左右又從征伐有大功紇羅有援立謀特見優賞及即帝位與弟建同日賜爵爲公卒

子題少以雄武知名賜爵襄城公從征中山受詔徇下諸郡撫慰新城皆安化樂業進爵爲王擊慕容麟於義臺中流矢薨帝以太醫令陰光爲視療不盡術伏法

子悉襲降爵爲襄城公卒贈襄城王

建德公嬰文神元皇帝之後也少明辯有決斷太宗器之典出納

詔命帝薨機要世祖踐阼拜護東夷校尉進爵建德公鎮遼西卒

真定侯陸神元皇帝之後也世祖時以武功頗蒙恩遇拜散騎常侍賜爵真定侯卒

陸曾孫軌字法寄稍遷洛陽令時天下多事軌惟以深刻遇下死多酷濫識者非之孝靜時鄴宮創制以軌爲營構使除徐州刺史軌風望既陋又無學術雖歷名位時人輕之卒於州

武陵侯因章帝之後也從太祖平中原以功封曲逆侯世祖時改爵武陵

長樂王壽樂章帝之後也位選部尚書南安王改封長樂王高宗卽位壽樂有援立功拜太宰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矜功與尚書令長孫渴侯爭權並伏法

望都公頽昭帝之後也隨太祖平中原賜爵望都侯世祖以頽美儀容進止可觀

迎

昭儀於蠕蠕進爵爲公卒

曲陽侯素延桓帝之後也以小統從太祖征討諸部初定并州爲刺史太祖之驚於柝肆也并州守將封膏肓爲逆素延斬之時太祖意欲撫悅新附悔參合之誅而素延殺戮過多坐免官中山平拜幽州刺史豪奢放逸左遷上谷太守後賜爵曲陽侯時太祖留心黃老欲以純風化俗雖乘輿服御皆去彫飾咸尚質儉而素延奢侈過度太祖深銜之積其過因徵坐賜死

順陽公郁桓帝之後也少忠正亢直初以羽林中郎內侍勤幹有稱高宗時位殿中尚書從高宗東巡臨海以勞賜爵順陽公高宗崩乙渾專權隔絕內外百官震恐計無所出郁率殿中衛士數百人從順德門入欲誅渾渾懼逆出問郁曰君入何意郁曰不見天子羣臣憂懼求見

渾

渾窘怖謂郁曰今大行在殯天子諒闇故

未據百官諸君何疑遂奉顯祖臨朝後渾心規爲亂朝臣側目郁

復謀殺渾爲渾所誅顯祖錄郁忠正追贈順陽王謚曰簡

宜都王目辰桓帝之後也初以羽林郎從太祖南伐至江高宗卽位以勞累遷侍中尚書左僕射封南平公乙渾之謀亂也目辰與兄郁議欲殺渾事泄被誅目辰逃隱得免顯祖傳位有定策勲高祖卽位遷司徒封宜都王除雍州刺史鎮長安目辰性亢直耿介不爲朋黨朝臣咸憚之然好財利在州政以賄成有罪伏法爵除穆帝長子六脩少而兇悖穆帝五年遣六脩爲前鋒與輔相衛雄范班及姬澹等救劉琨帝躬統大兵爲後繼劉粲懼焚燒輜重突圍遁走縱騎追之殺傷甚衆帝因大獵於壽陽山陳閱皮肉山爲變赤及晉懷帝爲劉聰所執穆帝遣六脩與桓帝子普根率精騎助劉琨初穆帝少子比延有寵欲以爲後六脩出居新平城而黜其母六脩有驕驕駿馬日行五百里穆帝欲取以給比延後六脩來朝穆帝又命拜比延六脩不從穆帝乃坐比延於已所乘步輦使人導從出遊六脩望見以爲穆帝謁伏路左及至乃是比延慙怒而去召之不還穆帝怒率衆伐之帝軍不利六脩殺比延帝改服微行民間有賤婦人識帝遂暴崩普根先守於外聞難率衆來赴攻六脩滅之

吉陽男比于太祖族弟也以司衛監討白澗丁零有功賜爵吉陽男後爲南道都將戰沒

江夏公呂太祖族弟也從世祖平涼州有功封江夏公位外都大官委以朝政大見尊重卒贈江夏王陪塋金陵

高涼王孤平文皇帝之第四子也多才藝有志略烈帝之前元年國有內難昭成如襄國後烈帝臨崩顧命迎昭成立之社稷可安及崩羣臣咸以新有大故內外未安昭成在南來未可果比至之

閭恐生變詐宜立長君以鎮衆望次弟屈剛猛多變不如孤之寬和柔順於是大人梁蓋等殺屈共推孤孤曰吾兄居長自應繼位我安可越次而處大業乃自詣鄴奉迎請身留爲質石虎義而從之昭成卽位乃分國半部以與之薨

子斤失職懷怒構寔君爲逆死於長安太祖時以孤勲高追封高涼王謚曰神武

斤子真樂頻有戰功後襲祖封太宗初改封平陽王薨

子禮襲本爵高涼王薨謚懿王

子那襲爵拜中都大官驍猛善攻戰正平初坐事伏法顯祖卽位追那功命子紇紹封薨

子大曹性愿直高祖時諸王非太祖子孫者例降爵爲公以大曹先世讓國功重高祖樂其勲著前朝改封太原郡公卒無子國除

世宗又以大曹從兄子洪威紹恭謙好學爲潁川太守有政績孝靜初在潁川聚衆應關西齊獻武王遣將討平之

禮弟陵世祖賜爵襄邑男進爵爲子卒

子瓌位柔玄鎮司馬

瓌子鷲字孔雀容兒魁壯腰帶十圍爲羽林隊仗副高祖末以征討有功賜爵晉陽男累遷領軍畿部都督武泰元年介朱榮至河陰殺戮朝士鷲與榮共登高冢俯而觀之自此後與榮合元顥之逼也鷲從駕北迎旣到河內欲入城鷲奏曰河內晝則閉門夜引駕入此之意趣難以測量本圖有在願便發邁帝從之前至長子以介朱榮赴援除鷲車騎將軍封華山王莊帝旣殺介朱榮榮從子兆爲亂帝欲率諸軍親討鷲與兆陰通乃勸帝曰黃河萬仞寧可卒渡帝遂自安及兆入殿鷲又約止衛兵帝見逼京邑破皆由

鷺之謀孝靜初入爲大司馬加侍中鷺有武藝木訥少言性方厚
每息直省闔雖暑月不解衣冠曾與侍中高岳之席咸陽王坦恃
力使酒陵侮一坐衆皆下之不敢應答坦謂鷺曰孔雀老武官何
因得王鷺卽答曰斬反人元禧首是以得之衆皆失色鷺怡然如
故興和三年薨贈假黃鉞尚書令司徒公

子大器襲爵後與元瑾謀害齊文襄王見害

孤孫度太祖初賜爵松滋侯位比部尚書卒

子乙斤襲爵襄陽侯顯祖崇舊齒拜外都大官甚見優重卒

子平字楚國襲世爵松滋侯以軍功賜艾陵男卒

子長高祖時襲爵松滋侯例降侯賜艾陵伯長性剛毅雖有吉慶

事未嘗開口而笑高祖遷都長以代尹留鎮除懷朔鎮都大將因

別賜長酒雖拜飲而顏色不泰高祖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

當爲朕笑竟不能得高祖曰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

何事不有左右見者無不扼腕大笑世宗時爲北中郎將帶河內

太守長以河橋船經路狹不便行旅又秋水汎漲午常破壞乃爲

船路遠廣疑空車從京出者率令輪石一雙累以爲岸橋濶來往

便利近橋諸郡無復勞擾公私賴之歷位度支尚書侍中雍州刺

史卒謚曰成襄中年以後官位微達乃自尊倨閨門無禮昆季不

穆性又貪虐論者鄙之

襄子子華字伏榮襲爵孝莊初除齊州刺史先是州境數經反逆

邢杲之亂人不自保而子華撫集豪右委之管箠衆皆感悅境內

帖然而性甚褊急當其急也口不擇言手自捶擊長史鄭子湛子

華親友也見侮罵逐卽去之子華雖目憊厲終不能改在官不爲

矯潔之行凡有餽贈者辭多受少故人不厭其取鞠獄訊囚務加

仁恕齊人樹碑頌德後除濟州刺史余朱兆之入治也齊州城人趙洛周逐刺史丹陽王蕭贊表濟南太守房士達攝行州事洛周子元顯先隨子華在濟州邀路改表請子華復爲齊州刺史子華母房氏曾就親人飲食夜還大吐人以其爲中毒甚憂懼子華遂掘吐盡噉之其母乃安尋以母憂還都孝靜初除南兗州刺史弟子思通使關西朝廷使右衛將軍郭瓊收之子思謂瓊僕曰速可見殺何爲久執國士子華謂子思曰由汝儻疏令我如此以頭叩牀涕泣不自勝子思以手捋鬚顧謂子華曰君惡體氣尋與子思俱死於門下外省

子思字眾念性剛暴恒以忠烈自許元天穆當朝權以親從薦爲御史中尉先是兼尚書僕射元順奏以尚書百揆之本至於公事不應連御史至子思奏曰案御史令云中尉督司百寮治書侍御

史糾察禁內又云中尉出行車輻前驅除道一里王公百辟避路時經四帝前後中尉二十許人奉以周旋未曾嘗廢府寺臺省並從此令唯肅宗之世爲臨洮舉哀故兼尚書左僕射臣順不肯與名又不送簿故中尉臣酈道元舉而奏之而順復啟云尚書百揆之本令僕納言之貴不宜下隸中尉送名御史尋亦蒙敕聽如其奏從此迄今使無準一臣初上臺具見其事意欲申請決議但以權兼未宜便爾日復一日遂歷炎涼去月朔旦臺移尚書索應朝名帳而省稽留不送尋復移催并主吏忽爲尚書郎中裴獻伯後注云案舊事御史中尉逢臺郎於複道中尉下車執板郎中車上舉手禮之以此而言明非敵體臣既見此深爲怪愕旋省二三未解所以正謂都省別被新式改易高祖舊命卽遣移問事何所依又獲尚書郎中王元旭報出蔡氏漢官似非穿鑿始知裴王亦規

壤典謨兩人心欲自矯臣案漢書宣秉傳云詔徵秉爲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俱會殿庭並專席而坐京師號之爲三獨坐又尋魏書崔琰傳晉文陽傳■傳■傳皆云旣爲中丞百寮震悚以此而言則中丞不揖省郎蓋已久矣憲臺不屬都堂亦非今日又尋職令云■會失時卽加彈糾則百官簿帳應送上臺灼然明矣又皇太子以下違犯憲制皆得糾察則令僕朝名宜付御史又亦彰矣不付名至否臧何驗臣順專執未爲平通先朝曲遂豈是正法謹案尚書郎中臣裴獻伯王元旭等望班士流早參清宦輕弄短札斐然若斯苟執異端忽焉至此而不綱將瞻朝令請以見事免獻伯等所居官付法科處尚書納言之本令僕百揆之要同彼浮虛助之乖失宜明首從節紙其罪詔曰國異政不可據之古事付司檢高祖舊格推處得失以聞尋從子思奏仍爲元天穆所忿遂停元顥之敗封安定縣子孝靜時位侍中而死

長弟珍字金省襲爵艾陵男世宗時曲事高肇遂爲帝寵昵彭城王勰之死珍率壯士害之後卒於尚書左僕射

平弟長生位游騎擊將軍孝莊時以子天穆貴盛贈司空

天穆性和厚美形兒善射有能名年二十起家員外郎六鎮之亂尚書令李崇廣陽王深北討天穆奉使慰勞諸軍路出秀容介朱榮見其法令齊整有將領氣深相結託約爲兄弟未幾榮請天穆爲行臺朝廷不許改授別將令赴秀容是時北鎮紛亂所在蜂起六鎮蕩然無復蕃捍惟榮當職路衝招聚散亡天穆爲榮腹心除并州刺史及榮赴洛天穆參其始謀乃令天穆留後爲之繼援莊帝踐阼天穆以榮之眷昵特除太尉封上黨王徵赴京師榮之討葛榮詔天穆爲前軍都督率京師之衆以赴之榮擒葛榮天穆增

封通前三萬戶尋監國史錄尚書事開府世襲并州刺史初杜洛周鮮于脩禮爲寇瀛冀諸州人多避亂南向幽州前北平府主簿河間邢杲擁率部曲屯據鄭城以拒洛周葛榮垂將三載及廣陽王深等敗後杲南度居青州北海界靈太后詔流人所在皆置命屬郡縣遷豪右爲守令以撫鎮之時青州刺史元世儁表置新安郡以杲爲太守未報會臺申休疑簡授郡縣以杲從子子瑤資蔭居前乃授河間太守杲深恥恨於是遂反所在流人先爲土人凌忽聞杲起逆率來從之旬朔之間衆踰十萬劫掠村塲毒害民人齊人號之爲稽榆賊先是河南人常笑河北人好食榆葉故因以號之杲東掠光州盡海而還又破都督李叔仁軍詔天穆與齊獻武王討破之杲乃請降傳送京師斬之增天穆邑萬戶時元顥乘虛陷滎陽天穆聞莊帝北巡自畢公壘北渡會車駕於河內命朱榮以天時炎熱欲還師天穆苦執不可榮乃從之莊帝還宮加太宰羽葆鼓吹增邑通前七萬戶天穆以疎屬本無德望憑藉朱爵位隆極當時燻灼朝野傾悚王公已下每旦盈門受納財貨珍寶充積而寬柔容物不甚見疾於時莊帝以其榮黨外示寵敬詔天穆乘車馬出入大司馬門天穆與榮相倚情寄特甚榮常以兄禮事之而命朱世隆等雖榮子姪位遇已重畏憚天穆俯仰承迎天穆嘗言世隆之失榮卽加杖其相親任如此莊帝內畏惡之與榮同時見殺前廢帝初贈丞相柱國大將軍雍州刺史假黃鉞謚曰武昭

子儼襲美才貌位都官尚書及齊受禪聞敕召假病遂怖而卒西河公敦平文帝之曾孫也太祖初從征被堅執銳名冠諸將後從征中山所向無前太宗時拜中都大官世祖時進爵西河公寵

遇彌篤卒

子撥襲

司徒石平文帝之玄孫也忠勇有膽略尤善騎射從世祖南討至瓜步位尚書令雍州刺史歷比部侍郎華州刺史累遷征南大將軍卒贈司徒公

武衛將軍謂烈帝之第四子也寬雅有將略常從太祖征討有功除武衛將軍後謝老歸家顯祖善禮遇之賜几杖服物致膳於第卒賜祕器

子烏真膂力絕人隨太祖征伐屢有戰功官至鉅鹿太守

子興都聰敏剛毅高宗時爲河間太守賜爵樂城子爲政嚴猛百姓憚之顯祖初以子丕貴重進爵樂城侯謝老歸家顯祖益禮之賜几杖服物致膳於第其妻婁氏爲東陽王太妃卒追贈定州刺史

吏河間公謚曰宣

子提襲父侯爵

提弟丕世祖擢拜羽林中郎從駕臨江賜爵興平子顯祖卽位累遷侍中丞相乙渾謀反丕以奏聞詔丕帥元賀牛並得收渾誅之遷尚書令改封東陽公高祖時封東陽王拜侍中司徒公時有諸疑事三百餘條敕丕制決率皆平允丕子超生車駕親幸其第特加賞賜以執心不二詔賜丕入八議傳示子孫犯至百聽責數恕之放其同籍丁口雜使役調求受復除若有姦邪人方便讒毀者卽加斬戮尋遷太尉錄尚書事時淮南王他淮陽王尉元河東王苟頹並以舊老見禮每有大事引入禁中乘步挽杖子朝進退相隨丕他元三人皆容兒壯偉腰帶十圍大耳秀目鬚鬢斑白百寮觀瞻莫不祇聳唯苟頹小爲短少姿望亦不逮之高祖文明太后

重年敬舊存問周渥賜以珍寶丕聲氣高朗博記國事饗讌之際恒居坐端必抗音大言叙列既往成敗帝后敬納焉然諂事要人驕侮輕賤每見王儉符承祖常傾身下之時文明太后爲王儉造宅故亦爲丕造甲第第成帝后親幸之率百官文武饗落焉使尚書令王儉宣詔賜丕金印一紐太后親造勸戒歌辭以賜羣官丕上疏贊謝太后令曰臣哉隣哉隣哉臣哉君則亡逸於上臣則履氷於下若能如此太平豈難致乎及丕妻段氏卒謚曰恭妃又特賜丕金券高祖文明太后引見公卿於皇信堂太后曰今京師旱儉欲聽饑貧之人出關逐食如欲給過所恐稽延時日不救災窘若任其外出復慮姦良難辨卿等可議其所宜丕議諸曹下大夫以上人各將二吏別掌給過所州郡亦然不過三日給之便訖有何難也高祖從之四日而訖丕請立東宮詔曰年尚幼小有何急之丕曰臣年在西夕思觀盛禮於臣實急丕許後例降王爵封平陽郡公求致仕詔不許及車駕南伐丕與廣陵王羽留守京師並加使持節詔丕羽曰留守非賢莫可太尉年尊德重位總阿衡羽朕之懿弟溫柔明斷故使二人留守京邑授以二節賞罰在手其祇允成憲以稱朕心丕對曰謹以死奉詔羽對曰太尉宜專節度臣但可副貳而已高祖曰老者之智少者之決何得辭也及高祖還代丕請作歌詔許之歌訖高祖曰公傾朕還車故親歌述志今經構既有次第故暫還舊京願後時亦同茲適及高祖欲遷都臨太極殿引見留守之官大議乃詔丕等如有所懷各陳其志燕州刺史穆羆進曰移都事大如臣愚見謂爲未可高祖曰卿便言不可之理羆曰北有獫狁之寇南有荆揚未賓西有吐谷渾之阻東有高句麗之難四方未平九區未定以此推之謂爲不可征伐之

舉要須戎馬如其無馬事不可克高祖曰卿言無馬此理粗可馬
常出北方廐在此置卿何慮無馬今代在恒山之北爲九州之外
以是之故遷于中原黑曰臣聞黃帝都涿鹿以此言之古昔聖王
不必悉居中原高祖曰黃帝以天下未定居于涿鹿既定之後亦
遷于河南尚書于杲曰臣誠不識古事如聞百姓之言先皇建都
於此無何欲移以爲不可中原其如是所由擬數有篡奪自建邑
平城以來與天地並固日月齊明臣雖管見膚淺性不昭達終不
以恒代之地而擬伊洛之美但以安土重遷物之常性一旦南移
懼不樂也不曰陛下去歲親御六軍討蕭氏至洛遣任城王澄宣
旨敕臣等議都洛初奉恩旨心情惶越凡欲遷移當訊之卜筮審
定吉否然後可高祖謂不曰往在鄴中司徒公誕咸陽王禧尚書
李冲等皆欲請龜占移洛吉凶之事朕時謂誕等曰昔周邵卜宅

伊洛乃識至兆今無若斯之人卜亦無益然卜者所以決疑此既
不疑何須卜也昔軒轅卜兆龜焦卜者請訪諸賢哲軒轅乃問天
老天老謂爲善遂從其言終致昌吉然則至人之量未然審於龜
矣朕旣以四海爲家或南或北遲速無常南移之民朕自多積倉
儲不令窘乏不曰臣仰奉慈詔不勝喜舞高祖詔羣官曰卿等或
以朕無爲移徙也昔平文皇帝棄背率土昭成營居盛樂太祖道
武皇帝神武應天遷居平城朕雖虛寡幸屬勝殘之運故移宅中
原肇成皇宇卿等當奉先君令德光迹洪規前懷州刺史青龍前
秦州刺史呂受恩等仍守愚固帝皆撫而答之辭屈而退帝又將
北巡不遷太傅錄尚書事頻表固讓詔斷表啟就家拜授及車駕
發代不留守詔曰中原始構須朕營視在代之事一委太傅賜上
所乘車馬往來府省不雅愛本風不違新式至於變俗遷洛改官

制服禁絕舊言皆所不願高祖知其如此亦不過之但誘示大理
令其不生同異至於衣冕已行朱服列位而不猶常服列在坐隅
晚乃稍加弁帶而不能脩飾容儀高祖以丕年衰體重亦不强責
及罷降非太祖子孫及異姓王者雖較於公爵而利享封邑亦不
快疑高祖南征丕表乞少留思更圖後舉會司徒馮誕薨詔六軍
反旆丕又以熙薨於代都表求鑾駕親臨詔曰今洛邑肇構跂望
成勞開闢暨今豈有以天子之重遠赴舅國之喪朕縱欲爲孝其
如大孝何縱欲爲義其如大義何天下至重君臣道懸豈宜苟相
誘引陷君不德令僕已下可付法官貶之又詔以丕爲都督領并
州刺史後詔以平陽畿甸改封新興公初李冲又德望所屬旣當
時貴要有杖情疑遂與子超娶冲兄女卽伯尚妹也不前妻子隆
同產數人皆與別居後得宮人所生同宅共產父子情因此偏丕
父子大意不樂遷洛高祖之發平城太子恂留於舊京及將還洛
隆與超等密謀留恂因舉兵斷關規據陜北時丕以老居并州雖
不預其始者而隆超咸以告丕丕外慮不成口雖致難心頗然之
及高祖幸平城推穆泰等首謀隆兄弟並是黨丕亦隨駕至平城
在於則問令丕坐觀隆超與元業等兄弟並以謀逆伏誅有司奏
處羣戮詔以丕應連坐但以先許不死之詔躬非淙逆之身聽免
死仍爲太原百姓其後妻二子聽隨隆超母弟及餘廢兄弟皆徙
敦煌丕時年垂八十猶自平城力載隨駕至洛陽高祖每遣左右
慰勉之乃還晉陽高祖崩丕自并州來赴世宗引見之以丕舊老
禮有加焉尋敕留洛陽後宴于華林都亭特令二子扶侍坐起不
仕歷六世垂七十年位極公輔而還爲民庶然猶心戀京邑不能
自絕人事尋詔以丕爲三老景明四年薨年八十二詔贈左光祿

大夫冀州刺史謚曰平

長子隆先以反誅

隆弟乙升超亦同誅

超弟儁邕並有軍功儁封新安縣男邕封涇縣男

淮陵侯大頭烈帝之曾孫也善騎射擢爲內三郎從世祖有戰功
賜爵高宗初封淮陵性謹密帝甚重之位寧北將軍遷右將軍卒
贈高平公謚曰烈

河間公齊烈帝之玄孫也少雄傑魁岸世祖愛其勇壯引侍左右
從征赫連昌世祖馬蹶賊衆逼帝齊以身蔽捍決死擊賊賊乃退
世祖得上馬是日徵齊世祖幾至危殆世祖以微服入其城齊固
諫不許乃與數人從世祖入城內旣覺諸門悉閉世祖及齊等因
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梁上世祖乘而上因此得拔齊有力焉

賜爵浮陽侯從征和龍以功拜尚書進爵爲公後與新興王俊討
禿髮保周坐事免官爵劉義隆將裴方明陷仇池世祖復授齊前
將軍與建興公古弼討之遂尅仇池威振羌氏復賜爵河間公與
武都王楊保宗對鎮駱谷時保宗弟文德說保宗閉險自固有期
矣秦州主簿邊因知之密告齊齊晨詣保宗呼曰古弼至欲宣詔
保宗出齊叱左右扶保宗上馬馳驛送臺諸氏遂推文德爲主求
援於劉義隆義隆遣將房亮之符昭啖龍等助文德齊擊斬殺龍
擒亮之氏遂平以功拜內都大官卒謚曰敬

長子陵襲爵陵性抗直天安初爲乙渾所害

陵弟蘭以忠謹見寵高祖初賜爵建陽子卒於武川鎮將

子志字猛略少清辯強幹歷覽書傳頗有文才爲洛陽令不避強

禦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俱入見面陳得失彪言御史中尉避承

華車蓋駐論道劒鼓安有洛陽縣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主普
天之下誰不編戶豈有俯同衆官避中尉高祖曰洛陽我之豐沛
自應分路揚鑣自今以後可分路而行及出與彪折尺量道各取
其半高祖謂邢巒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雕巒曰露
枝竹霜條故多勁節非鸞則鳳其在本枝也員外郎馮俊昭儀之弟
恃勢恣搥所部里正志令主吏收繫處刑除官由此忤旨左遷太
尉主簿俄爲從事中郎車駕南征高祖微服觀戰所有箭欲犯帝志
以身障之高祖便得免矢中志目因此一目喪明以志行恒州事
世宗時除荊州刺史還朝御史中尉王顯奏志在州日抑買良人
爲婢兼乘請供朝會赦免肅宗初兼廷尉卿後除揚州刺史賜爵
建忠伯志在州威名雖減李崇亦爲荆楚所憚尋爲雍州刺史晚
年號好聲伎在揚州日侍側將百人器服珍麗冠於一時及在雍
州逾尚華侈聚斂無極聲名遂損及莫折念生反詔志爲西征都
督討之念生遣其弟天生屯龍口與志相持爲賊所乘遂棄大衆
奔還岐州賊遂攻城刺史裴芬之疑城人與賊潛通將盡出之志
不聽城人果開門引賊鑠志及芬之送念生見害前廢帝初贈尚
書僕射太保

扶風公處真烈帝之後也少以壯烈聞位殿中尚書賜爵扶風公
委以大政甚見尊禮吐京胡曹僕渾等叛招引朔方胡爲援處真
與高涼王那等討滅之性貪婪在軍烈暴坐事伏法

文安公泥國之疎族也性忠直壯烈有智畫太祖厚遇之賜爵文
安公拜安東將軍卒

子屈襲爵太宗時居門下出納詔命性明敏善奏事每合上旨賜
爵元城侯加功勞將軍與南平公長孫嵩白馬侯崔玄伯等並決

獄訟太宗東巡命屈行右丞相山陽侯奚斤行左丞相命堂軍國
甚有聲譽後吐京胡與離石胡出以兵等叛置王將校外引赫連
屈丐屈督會稽公劉潔永安侯魏勤捍之勤沒於陳潔墜馬胡執
送屈丐唯屈衆猶存太宗以屈沒失二將欲斬之時并州刺史元
六頭荒淫怠事乃赦屈令攝州事屈縱酒頗廢政事太宗積其前
後失機車微還斬於市

子磨渾少爲太宗所知元紹之逆也太宗潛隱於外磨渾與叔孫
俊詐云太宗所在紹使帳下二人隨磨渾往規爲逆磨渾既得出
便縛帳下詣太宗斬之太宗得磨渾大喜因爲羽翼以勲賜爵長
沙公拜尚書出爲定州刺史卒

魏書卷十四

神元平文諸帝子孫列傳第二

終

魏收書神元平文諸帝子孫列傳亡後人補以北史
又反司氏小史附錄亡後卷魏收書史亡者皆放此

魏書卷十四

魏書卷十五

昭成子孫列傳第三

魏書卷十五

寔君者昭成皇帝之庶長子也性愚戇安忍不仁昭成季年苻堅
遣其行唐公苻汶等來寇南境昭成遣劉庫仁進戰於石子嶺昭
成時不勝一作不能親勒衆軍乃率諸部避難陰山度漠北高車四面
寇抄復度漠南苻洛軍退乃還雲中初昭成以弟孤讓國乃以半
部授孤孤卒子斤失職懷怨欲伺隙爲亂是時獻明皇帝及秦明
王翰皆先終太祖年六歲昭成不豫慕容后子闕婆等雖長而國
統未定斤因是說寔君曰帝將立慕容所生而懼汝爲變欲先殺
汝是以頃目以來諸子戎服夜持兵仗遶汝廬舍伺便將發吾恐
而相告時苻洛等軍猶在君子津夜常警備諸皇子挾仗徬徨廬
舍之間寔君視察以斤言爲信乃率其屬盡害諸皇子昭成亦暴

崩其夜諸皇子婦及宮人奔告苻洛軍堅將李柔張蚝勒兵內逼部眾離散苻堅聞之召燕鳳問其故以狀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及斤驪之於長安西市

寔君孫勿期位定州刺史賜爵林慮侯卒

于六狀寔定侯

秦明王翰昭成皇帝第三子少有高氣年十五便請率騎征討帝壯之使領二千騎及長統兵號令嚴信周旋征討多有尅捷建國十年卒太祖卽位追贈秦王謚曰明

于儀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美鬚髯有筭略少能舞劍騎射絕人太祖幸賀蘭部侍從出入登國初賜爵九原公從破諸部有謀戰功及太祖將圖慕容垂遣儀觀釁垂問儀太祖不自來之意儀曰先人以來世據北土子孫相承不失其舊乃祖受晉正朔爵稱代

王東與燕世爲兄弟儀之奉命理謂非失垂壯其對因戲曰吾威加四海卿主不自見吾云何非失儀曰燕若不脩文德欲以兵威自強此乃本朝將帥之事非儀所知也及還報曰垂死乃可圖今則未可太祖作色問之儀曰垂年已暮其子寶弱而無成謀不能決慕容德自負才氣非弱主之臣豐將內起是可計之太祖以爲然後改封平原公太祖征衛辰儀出別道獲衛辰尸傳首行宮太祖大喜徙封東平公命督屯田於河北自五原至稠楊塞外分農稼大得人心慕容寶之寇五原儀躡據朔方要其還路及并州平儀功多遷尚書令從圍中山慕容德之敗也太祖以普麟妻周氏賜儀并其僮僕財物尋遷都督中外諸軍事左丞相進封衛王中山平復遣儀討鄴平之太祖將還代都置中山行臺詔儀守尚書令以鎮之遠近懷附尋徵儀以丞相入輔又從征高車儀別從西

北破其別部又從討姚平有功賜以絹布綿牛馬羊等儀簪力過人弓力將十石陳留公虔稍大稱異時人稱衛王弓桓王稍世祖之初育也太祖喜夜召儀入太祖曰卿聞夜喚乃不怪懼乎儀曰臣推誠以事陛下陛下明察臣輒自安忽奉夜詔怪有之懼實無也太祖告以世祖生儀起拜而歌舞遂對飲申旦召羣臣入賜儀御馬御帝縑錦等先是上谷侯岌張袞代郡許謙等有名于時學博今古初來入國聞儀待士先就儀儀並禮之共談當世之務指畫山河分別城邑成敗要害造次備舉謙等歎服相謂曰平原公有大才不世之略吾等當附其尾太祖以儀器望待之尤重數幸其第如家人禮儀矜功恃寵遂與宜都公穆崇謀爲亂伏武士伺太祖欲爲逆崇子遂留在伏士中太祖召之將有所使遂留問召遂發踰牆告狀太祖祕而怒之天賜六年天文多變占者云當有逆臣伏尸流血太祖惡之頗殺公卿欲以厭當天災儀內不自安單騎遁走太祖使人追執之遂賜死塋以庶人禮儀十五子

子纂五歲太祖命養於宮中少明敏動止有禮太祖愛之恩與諸皇子同世祖踐阼除定州刺史封中山公進爵爲王賜步挽几以優異之纂好酒愛佞政以賄成世祖殺其親嬖人後悔過脩謹拜內大將軍居官清約簡慎更稱廉平纂於宗屬最長宗室有事咸就諮焉薨謚曰簡

纂弟良性忠篤太宗追錄儀功封南陽王以紹儀後

良弟幹機晤沈勇善弓馬少有父風太宗卽位拜內將軍都將入備禁中太宗出遊於白登之東北幹以騎從有雙鵝飛鳴於上太宗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鵝旋飛稍高幹自請射之以二箭下雙鵝太宗嘉之賜御馬弓矢金帶一以旌其能軍中於是號曰射鵝都

將從世祖南巡進爵新蔡公高宗卽位拜都官尚書卒謚曰昭
子禎通解諸方之語便騎射世祖時爲司衛監從征蠕蠕忽遇賊
別部多少不敵禎乃就山解鞍放馬以示有伏賊果疑而避之高
祖初賜爵沛郡公後拜南豫州刺史太湖山蠻時時鈔掠前後守
牧多羈縻而已禎乃設畫召新蔡襄城蠻魁三十餘人禎盛武裝
於州西爲置酒使之觀射先選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禎自發數
箭皆中然後命左右以次而射並中先出一囚犯死罪者使服軍
衣亦參射限命射不中禎卽責而斬之蠻魁等伏伎畏威相視股
慄又隊教左右取死囚十人皆著蠻衣云是鈔賊禎乃臨坐僞舉
目瞻天微有風動禎謂蠻曰風氣少暴似有鈔賊入地不過十人
當在西南五十里許卽命騎追掩果縛送十人禎告諸蠻曰爾鄉
里作賊如此合死以不蠻等皆叩頭曰合萬死禎卽斬之乃遣蠻
還并加慰諭諸蠻大服自是境無暴掠淮南之人相率投附者三
千餘家置之城東汝水之側名曰歸義坊初豫州城豪胡丘生數
與外交通及禎爲刺史丘生嘗有犯懷恨圖爲不軌詐以婚進城
人告云刺史欲遷城中大家送之向代共謀翻城城人石道起以
事密告禎速掩丘生并諸預謀者禎曰吾不負人人何以叛但丘
生誑誤若卽收掩衆必大懼吾靜以待之不久自當悔服語未訖
而城中三百人自縛詣州門陳丘生誑誑之罪丘生單騎逃走禎
恕而不問後徵爲都牧尚書薨贈侍中儀同三司謚簡公有八子
第五子瑞初瑞母尹氏有娠致傷後晝寢夢一老翁具衣冠告之
曰吾賜汝一子汝勿憂之而私喜又筮者筮者曰大吉未幾
而生瑞禎以爲協夢故名瑞字天賜位太中大夫卒贈太常卿
儀弟烈剛武有智略元紹之造百寮莫敢有聲惟烈行出外詐附

紹募執太宗紹信之自延秋門出遂迎立太宗以功進爵陰平王
薨謚曰熹

子裴襲

烈弟觚勇略有膽氣少與兄儀從太祖侍衛左右使於慕容垂垂
末年政在羣下遂止觚以求賂太祖絕之觚率左右數十騎殺其
衛將走歸爲慕容寶所執歸中山垂待之逾厚觚因留心學業誦
讀經書數十萬言垂之國人咸稱重之太祖之討中山慕容普麟
既自立遂害觚以固衆心太祖聞之哀慟及平中山發普麟柩斬
其尸收議害觚者傳高霸程同等皆夷五族以大刃剉殺之乃改
葬觚追謚秦愍王封子襲爲豫章王以紹觚

常山王遵昭成子壽鳩之子也少而壯勇

小節太祖初有佐

命勲賜爵略陽公慕容寶之敗也別率

之其歸路由是有

參合之捷及平中山拜尚書左僕射加侍中領渤海之合口及博
陵渤海羣盜起遵討平之遷州牧封常山王遵好酒天賜四年坐
醉亂失禮於太原公主賜死葬以庶人禮

子素太宗從母所生特見親寵少引內侍頻歷顯官賜爵尚安公
拜外都大官世祖初復襲爵休屠郁原等叛素討之斬渠率徙千
餘家於涿鹿之陽立平原郡以處之及平統萬以素有威懷之略
拜假節征西大將軍以鎮之後拜內都大官高宗卽位務從寬征
罷諸雜調有司奏國用不足固請復之惟素曰臣聞百姓不足君
孰與足帝善而從之詔羣臣議定皇子名素及司徒陸麗議曰古
帝王之制名其體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伏惟陛下當盛
明之運應昌發之期誕生皇子宜以德命高宗從之素宗屬之懿
又年老帝每引入訪以治國政事固辭疾歸第雅信方正居官五

十載終始如一時論賢之薨謚曰康陪塋金陵配饗廟庭

長子可悉陵年十七從世祖獵遇一猛虎陵遂空手搏之以獻世祖曰汝才力絕人當爲國立事勿如此也卽拜內行阿干又從平涼州沮渠茂虔令一驍將與陵相擊兩槊皆折陵抽箭射之墜馬陵恐其救至未及拔劒以刀子戾其頸使身首異處世祖壯之卽日拜都幢將封饗陽子卒于中軍都將

弟陪斤襲爵坐事國除

陪斤子昭小字阿倪尚書張奭引兼殿中郎高祖將爲齊郡王蘭舉哀而昭乃作宮懸高祖大怒詔曰阿倪愚騃誰引爲郎於是黜奭白衣守尚書昭遂停廢世宗時昭從弟暉親寵用事稍遷左丞世宗弱于忠執政昭爲黃門郎又曲事之忠專權擅威枉陷忠賢多昭所指導也靈太后臨朝爲尚書河南尹聾而佞戾理務峭急所在患之尋出爲雍州刺史在州貪虐大爲人害後入爲尚書諂事劉騰進號征西將軍卒贈尚書左僕射給貨元义所以贈禮優越

昭子玄字彥道以節儉知名莊帝時爲洛陽令及前廢帝卽位玄上表乞塋莊帝時議善之後除尚書左丞出帝卽位以孫騰爲左僕射騰卽齊獻武王心膂仗入省玄依法舉劾當時咸爲玄懼出帝重其強正封臨緇縣子後從帝入關

昭弟紹字醜倫少聰慧遷尚書右丞紹斷決不避強禦世宗詔令檢趙脩獄以脩佞幸因此遂加杖罰令其致死帝責紹不重聞紹曰脩姦佞甚於董賢臣若不因蒙除之恐陛下復被哀帝之名以其言正遂不罪焉及出廣平王懷拜紹賀曰阿翁乃皇家之正直雖朱雲汲黯何以仰過紹曰但恨戮之稍晚以爲愧耳卒於涼州

刺史

陪斤弟忠字仙德少沈厚以忠謹聞高祖時累遷右僕射賜爵城陽公加侍中鎮西將軍有翼贊之勤百寮咸敬之太和四年病篤辭退養疾於高柳與駕親送都門之外賜雜綵二百匹羣寮侍臣執別者莫不涕泣及卒皆悼惜之謚曰宣命有司爲立碑銘有十七子

子盛字始興襲爵位謁者僕射卒

盛弟壽興少聰慧好學世宗初爲徐州刺史在官貪虐失於人心其從兄侍中暉深害其能因譖之於帝詔尚書崔亮馳驛檢覈亮發日受暉旨遂鞭撻三寡婦令其自誣稱壽興壓已爲婢壽興終恐不免乃令其外弟中兵參軍薛脩義將車十乘運小麥經其禁之旁壽興因踰牆出脩義以大木函盛壽興其上加麥載之而出

遂至河東匿脩義家逢赦乃出見世宗自陳爲暉所譖世宗亦更

無所責初壽興爲中庶子時王顯在東宮賤因公事壽興杖之三

十及顯有寵爲御史中尉奏壽興在家每有怨言誹謗朝廷因帝

極飲無所覺悟遂奏其事命帝注可直付壽興賜死帝書半不成

字當時見者亦知非本心但懼暉等威不敢申拔及行刑日顯自

往看之壽興命筆自作墓誌銘曰洛陽男子姓元名景有道無時

其年不永餘文多不載顧謂其子曰我棺中可著百張紙筆二枚

吾欲訟顯於地下若高祖之靈有知百日内必取顯如遂無知亦

何足戀及世宗崩顯尋被殺壽興之死時論亦以爲前任中尉彈

高闕讒諷所致靈太后臨朝三公郎中崔鴻上疏理壽興詔追雪

贈豫州刺史謚曰莊

壽興弟益生少亡

忠弟德封河間公卒於鎮南將軍贈曹州刺史

德子惲潁川太守卒於光州刺史謚曰恭

子崇字子仲出帝初授兗州刺史于時城入王奉伯等相扇謀逆棄城出走懸門發斷疑要關而出詔齊州刺史尉景本州刺史蔡儁各部在州士往討之疑返復任封濮陽縣伯孝靜時轉尚書令攝選部疑雖居重任隨時而已薨於瀛州刺史贈司徒公謚曰靖懿

忠子暉字景襲少沈敏頗涉文史世宗即位拜尚書王客郎巡省風俗還奏事稱旨爲給事黃門侍郎初高祖遷洛而在位舊貴皆難於移徙時欲和合衆情遂許冬則居南夏使居北世宗頗惑左右之言外人遂有還北之問至乃勝賣田宅不安其居暉乃請問言事世宗曰先皇遷都之日本期冬南夏北朕欲聿遵成詔故有

外人之論暉曰先皇移都爲百姓戀土故發冬夏二居之詔權寧物意耳乃是當時之言實非先皇深意且北來遷人安居歲久公私計立無復還情陛下終高祖定鼎之業勿信邪臣不然之說世宗從之再遷侍中領右衛將軍雖無補益深被親寵凡在禁中要密之事暉別奉旨藏之於櫃唯暉入乃開其餘侍中黃門莫有知者侍中盧昶亦蒙恩賜故時人號曰餓虎將軍饑鷹侍中遷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餘受職各有差天下號曰市曹出爲冀州刺史下州之日連車載物發信都至湯陰間首尾相繼道路不斷其車少脂角卽於道上所逢之牛生截取角以充其用暉檢括丁戶聽其歸首出調絹五萬匹然聚斂無極百姓患之肅宗初徵拜尚書左僕射詔攝吏部選事上疏曰臣聞治人之本實委牧守之官得其才則政平物

理失其人則訟興怨結自非察訪善惡明加貶賞將何以黜彼貪
怠陟此清勤也竊以大使巡省必廣迎送之費御史馳糾頗回威
濫之刑且覽爾往還理不委悉縱有簡舉良未平當愚謂宜令三
司八座侍中黃門各布耳目外訪州鎮牧將治人守令能不若德
教有方清白獨著宜以名聞卽加褒陟若治績無效貪暴遠聞亦
便示牒登加貶退如此則不出庭戶坐知四方端委垂拱明賞審
罰矣又表以御史之職鷹鸇是任必逞爪牙有所噬搏若選後生
年少血氣方剛者恐其輕肆勁直傷物處廣愚謂宜簡宿官經事
忠良平慎者爲之詔付外依此施行後詔暉與任城王澄京兆王
倫東平王匡共決門下大事暉又上書論政要其一曰御史之職
務使得賢必得其人不拘階秩久於其事責其成功其二曰安人
寧邊觀時而動頃來邊將亡達大之略貪萬一之功楚梁之好未
聞而蠶婦之怨屢結斯乃庸人所爲銳於茲利之人致也平吳之
計自有良圖不在於一城一戍也又河北數州國之基本饑荒多
年戶口流散方今境上兵復徵發卽如此日何易舉動愚謂數年
以來唯宜靜邊以息在役安人勸農惠此中夏請嚴敕邊將自今
有賊戍求內附者不聽輒遣援接皆須表聞違者雖有功請以違
詔書論三曰國之資儲唯藉河北饑饉積年戶口逃散生長姦詐
因生隱藏出縮老小妄注死失收人租調割入於已人困於下官
損於上自非更立權制善加檢括損耗之來方在未已請求其議
明宣條格帝納之暉頗愛文學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錄百家要事
以類相從名爲科錄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義迄於晉宋凡十四
代暉疾篤表上之神龜元年卒賜東園祕器贈使持節都督中外
諸軍事司空公謚曰文憲將葬給羽葆班劔鼓吹二十人羽林百

二十人

陳留王虔昭成子紇根之子也少以壯勇知名登國初賜爵陳留公與衛王儀破黜弗部從攻衛辰慕容寶來寇虔絕其左翼寶敗垂恚憤來系乾虔勇而輕敵於陳戰沒虔姿兒魁傑武力絕倫每以常稍細短大作之猶患其輕復綴鈴於刃下其弓倍加常人以其殊異於世代京武庫常存而志之虔常臨陣以稍刺人遂貫而高舉又嘗以一手頓稍於地馳馬偽退敵人爭取引不能出虔引弓射之一箭殺二三人搖稍之徒亡魂而散徐乃令人取稍而去每從征討常先登陷陳勇冠當時敵無衆寡莫敢抗其前者及薨舉國悲歎爲之流涕太祖追惜傷慟者數焉追謚陳留桓王配饗廟庭封其子悅爲朱提王

悅外和內佞太祖常以桓王死王事特加親寵爲左將軍襲封後爲宗師悅恃寵驕矜每謂所親王洛生之徒言曰一旦宮車晏駕吾止避衛公除此誰在吾前衛王儀美髯爲內外所重悅故云初姚興之贖狄伯支悅送之路由雁門悅因背誘姦豪以取其意後遇事譴逃亡投雁門規收豪傑欲爲不軌爲土人執送太祖恕而不罪太宗卽位引悅入侍仍懷姦計說帝云京師雜人不可保信宜誅其非類者又雁門人多詐并可誅之欲以雪其私忿太宗不從悅內自疑懼懷刀入侍謀爲大逆叔孫俊疑之竊視其懷有刀執而賜死

弟崇世祖詔令襲桓王爵崇性沈厚初衛王死後太祖欲敦宗親之義詔引諸王子弟入宴常山王素等三十餘人咸謂與衛王相坐疑懼皆出逃遁將奔蠕蠕唯崇獨至太祖見之甚悅厚加禮賜遂寵敬之素等於是亦安久之拜并州刺史有政績從征蠕蠕別

督諸軍出大澤越涿邪山威懾漠北薨謚曰景王

子建襲降爵爲公位鎮北將軍懷荒鎮大將卒

建子琛位恒朔二州刺史

琛子翌尚書左僕射

虔兄顗性嚴重少言太祖常敬之雅有謀策從平中山以功賜爵蒲城侯平盧太守特見寵厚給鼓吹羽儀禮同岳牧莅政以威信著稱居官七年乃以元易于代顗爲郡時易于子萬言得寵於太祖易于恃其子輕忽於顗不告其狀輕騎卒至排顗墜牀而據顗坐顗不知代已謂以罪見捕旣而知之恥其侮慢謂易于曰我更滿被代常也汝無禮見辱豈可容哉遂搏而殺之以狀具聞太祖壯之萬言累以訴請乃詔顗輸贖顗乃自請罪太祖赦之復免其贖病卒

子齡世祖時襲父爵以功除統萬鎮將後從永昌王仁南征別出汝陰濟淮劉義隆將劉康祖屯於慰武亭以邀軍路師人患之齡曰今大風旣勁若令推草車方軌並進乘風縱烟火以精兵自後乘之破之必矣從之斬康祖傳首行宮高宗卽位除秦州刺史進爵隴西公卒謚定公

子琛襲爵

毗陵王順昭成子地干之子也性疎佷登國初賜爵南安公及太祖討中山留順守京師栢肆之敗軍人有亡歸者言大軍奔散不知太祖所在順聞之欲自立納莫題諫乃止時賀力眷等聚衆作亂於陰館順討之不尅乃從留宮自白登南入繁峙故城阻澠水爲固以寧人心太祖善之進封爲王位司隸校尉太祖好黃老數召諸王及朝臣親爲說之在坐莫不祇肅順獨坐寐欠伸不顧而

唾太祖怒廢之以王薨於家

遼西公意烈昭成子力真之子也先沒於慕容垂太祖征中山棄妻子迎於井陘及平中原有戰獲勲賜爵遼西公除廣平太守時和跋爲鄴行臺意烈性雄耿自以帝屬恥居跋下遂陰結徒黨將襲鄴發覺賜死

子拔干博知古今父雖有罪太祖以拔干宗親委之心腹有計略屢效忠勤太宗踐阼除渤海太守吏人樂之賜爵武遂子轉平原鎮將得將士心卒謚曰靈公

子受洛襲進爵武邑公卒

子叱奴武川鎮將

叱奴子洪超頗有學涉大乘賊亂之後詔洪超持節兼黃門侍郎綏慰冀部還上言冀土寬廣界去州六七百里負海險遠宜分置

一州鎮遏海曲朝議從之後遂立滄州卒於北軍將光祿大夫

意烈弟勃善射御以勲賜爵彭城公卒陪塋金陵

長子栗襲世祖時督諸軍屯漠南蠕蠕闕表聞栗亮直善馭衆撫

恤將士必與之同勞逸征和龍以功進封爲王薨陪塋金陵

栗弟渾少善弓馬世祖嘉之會有諸方使命渾射獸三頭發皆中之舉坐咸以爲善及爲宰官尚書頗以驕縱爲失坐事免徙長社爲人所害

子庫汗爲羽林中郎將從北巡有兔起乘輿前命庫汗射之應弦而斃世祖悅賜一金兔以旌其能高宗起恭宗廟賜爵陽豐侯顯祖卽位復造高宗廟拜殿中給事進爵爲公庫汗明於斷決每奉使察行州鎮折獄以情所歷皆稱之秦州父老詣闕乞渾汗爲刺史者前後千餘人朝廷許之未及遣遇病卒

千古辰襲

昭成子窟咄昭成崩後苻洛以其年長逼徙長安苻堅禮之教以書學因亂隨慕容永東遷永以爲新興太守劉顯之敗遣弟亢泥等迎窟咄遂逼南界於是諸部騷動太祖左右于桓等謀應之同謀人單易干以告太祖愿駭人心沈吟未發後三日桓以謀白其舅穆崇崇又告之太祖乃誅桓等五人餘莫題等七姓悉原不問太祖慮內難乃北踰陰山幸賀蘭部遣安同及長孫賀徵兵於慕容垂賀亡奔窟咄安同間行遂達中山慕容垂遣子賀麟步騎六千以隨之安同與垂使人蘭紇俱還達牛川窟咄兄子意烈悍之安同乃隱藏於商賈囊中至暮乃入空井得免仍奔賀麟軍旣不至而稍前逼賀涂于涂于陰懷異端乃爲窟咄來侵北部人皆驚駭莫有固志於是北部大人叔孫普洛節及諸烏丸亡奔衛辰賀麟聞之遽遣安同朱譚等來旣知賀麟軍近衆乃少定太祖自弩山幸牛川窟咄進屯高柳太祖復使安同詣賀麟因尅會期安同還太祖踰參合出代北與賀麟會於高柳窟咄固迫望旗奔走遂爲衛辰殺之帝悉收其衆賀麟別帝歸於中山

河南王

河間王

長樂王

廣平王

京兆王

道武皇帝十男宣穆劉皇后生明元皇帝賀夫人生清河王紹大
王夫人生陽平王熙王夫人生河南王曜河間王修長樂王處文
二王母天賜又夫人王后王后王后王后王后王后王后王后王后

相成子竊咄咄昭成崩後待洛以其年長過徙長安符堅禮之教以
書學因亂隨慕容永東遷永以爲新興太守劉顯之敗顯弟允遷
許迎竊咄咄遂逼南界於是諸部騷動太祖左右于桓等謀應之同
謀人單身干以告太祖祖慮駭人心沈吟未發後三日桓以謀白其
舅穆崇崇又告之太祖乃誅桓等五人餘莫題等七姓悉原不問
太祖慮內難乃北踰陰山幸賀蘭部遣安同及長孫賀徵兵於慕
容垂負亡奔竊咄咄安同聞行遂達中山慕容垂遣子賀麟步騎六
千列陳之帝欲知其來背懸帳帝視外中山居咄咄兄子意烈得之
太祖領參合出外非與賀麟會及高琳欲圍陣使聖飛奔去殺高
幸中川竄出並出高琳太祖身射安同前賀麟因故會與安同戮
之之數盡安同未戰善來鴻映賀麟軍武粟以少安太祖自登山

魏書卷十六

魏書卷十六
慕容垂傳

道武七王列傳第四

清河王

陽平王

河南王

河間王

長樂王

廣平王

京兆王

道武皇帝十男宣穆劉皇后生明元皇帝賀夫人生清河王紹大
王夫人生陽平王熙王夫人生河南王曜河間王修長樂王處文
二王母氏闕段夫人生廣平王連京兆王黎皇子渾及聰母氏並

闕皆早薨無後

清河王紹天興六年封兇狠險悖不遵教訓好輕遊里巷刼剝行人斫射犬豕以爲戲樂太祖嘗怒之倒懸井中垂死乃出太宗常以義方責之遂與不協恒懼其爲變而紹母夫人賀氏有譴太祖幽之於宮將殺之會日暮未決賀氏密告紹曰汝將何以救吾紹乃夜與帳下及宦者數人踰宮犯禁左右侍御呼曰賊至太祖驚起求弓刀不獲遂暴崩明日宮門至日中不開紹稱詔召百寮於西宮端門前北面而立紹從門扇間謂羣臣曰我有父亦有兄公卿欲從誰也王公已下皆驚愕失色莫有對者良久南平公長孫嵩曰從王羣臣乃知公車晏駕而不審登遐之狀唯陰平公元烈哭泣而去於是朝野兇兇人懷異志肥如侯賀護舉烽於安陽城北故賀蘭部人皆往赴之其餘舊部亦率子弟招集族人往往相聚紹聞人情不安乃出布帛班賜王公已下上者數百匹下者十匹先是太宗在外間變乃還潛於山中使人夜告北新侯安同衆皆響應太宗至城西衛士執送紹於是賜紹母子死誅帳下闔宦官人爲內應者十數人其先犯乘輿者羣臣於城南都街生鬻割而食之紹時年十六紹母卽獻明皇后妹也美而麗初太祖如賀蘭部見而悅之告獻明后請納焉后曰不可此過美不善且已有夫太祖密令人殺其夫而納之生紹終至大逆焉

陽平王熙天興六年封聰達有雅操爲宗屬所欽重太宗治兵於東部詔熙督十二軍校閱甚得軍儀太宗嘉之賞賜隆厚後討西部越勤有功泰常六年薨時年二十三太宗哀慟不已賜溫明祕器禮物備焉熙有七子

長子他襲身長八尺美姿貌性謹厚武藝過人從世祖討山胡白龍於西

河屠其城別破餘黨斬首數千級改封臨淮王拜鎮東將軍尋改封淮南王除使持節都督豫洛河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虎牢威名甚著後與武昌王提率并州諸軍討吐京叛胡曹僕渾於河西平之拜使持節前鋒大將軍都督諸軍事北討蠕蠕破之運軍儲於比干城劉義隆遣將寇邊他從征於懸瓠破之拜使持節都督雍秦二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鎮長安綏撫秦土得民夷之心時義隆寇南鄙以他威信素著復爲虎牢鎮都大將高宗時轉使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儀同如故高祖初入爲中都太官拜侍中轉征西大將軍遷司徒賜安車几杖入朝不趨太和中二年薨年七十二時高祖有事宗廟始薦聞薨爲之廢祭輿駕親臨哀慟詔有司監護喪事禮贈有加追贈平東大將軍定州牧司徒如故謚曰靖王他三子

世子吐万早卒贈冠軍并州刺史晉陽順侯

子顯襲祖爵薨謚曰僖王

子世遵襲世宗時拜前軍將軍行幽州事兼西中郎將又行青州事尋遷驍騎將軍出爲征虜將軍幽州刺史世遵性清和推誠化導百姓樂之肅宗時以本將軍爲荊州刺史尋加前將軍初在漢陽復有聲迹後頗行貨賄散習邊儲由是聲望有損河南蠻首及襄陽民望入密信引世遵請以襄陽內附世遵表求赴應朝議從之詔加世遵持節都督荊州及河南諸軍事平南將軍加散騎常侍餘如故遣洛州刺史伊弖冉冠軍將軍魯陽太守崔模爲別將率步騎二萬受世遵節度軍至漢水模等皆疑不渡世遵怒臨之以兵模乃濟而內應者謀泄爲蕭衍雍州刺史所殺築門以自固模焚襄陽邑郭燒殺數萬口會是夜大風雨雪模等班師士卒凍

死十二三世遵及寃生模並坐免官後除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定州刺史百姓安之孝昌元年薨於州贈散騎常侍征西將軍雍州刺史謚曰康王

子敬先襲驍諫議大夫散騎常侍領主衣都統元顥入洛莊帝北巡敬先與父均等於河梁起義爲顥所害追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太尉公定州刺史

子宣洪襲驍諫議大夫光祿少卿武定中與元瑾謀反誅國除世遵弟均子世平累遷通直常侍征虜將軍以河梁立義之功封安康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除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卒贈使持節征東將軍司州刺史出帝時復贈驍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均六子

長子忻之襲武幼有氣力遷定州平北府中兵參軍稍遷尚

書右中兵郎以河渚起義之勲賜爵東阿侯初孝莊之圖余未榮元天穆也忻之密啟臨事之目乞得侍立手斬二人及榮之死百寮入賀忻之獨蒙勞問莊帝崩於晉陽忻之內懼及齊獻武王起義河北忻之奔赴後廢帝時除散騎常侍大丞相右長史出帝初襲先封安康縣開國伯除撫軍將軍北徐州刺史便道之州屬樊子鵠據殷丘反遂於中途遇害以死王事追贈使持節都督定殷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定州刺史謚曰文貞

忻之弟慶鸞武定末司徒諮議參軍

慶鸞弟慶哲終於司農少卿贈中軍將軍濟州刺史

均弟禹容貌魁偉起家司空參軍轉符璽郎太常丞鎮遠將軍東海太守帶峒嵎戍主禹頗好內學每云晉地有福孝昌末遂詣余朱榮建義元年與榮同入洛除中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鄆城

縣開國伯邑五百戶爲并州東面大都督鎮樂平榮死之後爲土民王惡氍起義殺之後贈征西將軍雍州刺史

子長淵襲武定中南青州長史齊受禪爵例降

禹弟菩薩給事中卒贈濟南太守

吐萬弟鍾葵早卒

長子法壽侍御中散累遷中散大夫出除龍驤將軍安州刺史法壽先令所親微服入境觀察風俗下車便大行賞罰於是境內肅然更滿還朝吏人詣闕訴乞肅宗嘉之詔復州任後徵爲太中大夫加左將軍遷平東將軍光祿大夫建義初於河陰遇害贈車騎將軍相州刺史

子慶始大司農丞與父同時見害贈前將軍廣州刺史

慶始弟慶武定末瀛州騎府司馬

慶弟慶智美容貌有儿桀才著作佐郎司徒中兵參軍卒於太尉主簿

法壽弟法僧自太尉行參軍稍轉通直郎寧遠將軍司徒司馬掾龍驤將軍並州刺史素無治幹加以貪虐殺戮自任威怒無恒王賈諸姓州內人士法僧皆召爲卒伍無所假縱於是合境皆反招引外寇蕭衍遣將張齊率衆攻逼城門晝閉行旅不通法僧上表曰臣忝守遐方變生慮表賊衆併張所在強盛統內城戍悉已陷沒近州之民亦皆擾叛唯獨州治僅存而已亡滅之期非旦則夕臣自思忖必是死人但恐不得謝罪闕庭旣忝宗枝累辱不淺若死爲鬼永贖天顏九泉之下實深重恨今募使問行偷路奔告若臺軍速至猶希全保哭送使者不知所言肅宗詔曰比敕傳豎眼倍道兼行而猶未達可更遣尚書郎堪幹者一人馳驛催遣庶令

拔彼倒懸救茲危急豎眼頻破張齊於是獲全徵拜光祿大夫出
爲平東將軍兗州刺史轉安東將軍徐州刺史孝昌元年法僧殺
行臺高謨反於彭城自稱尊號號年天啟大軍致討法僧攜諸子
擁掠城內及文武南奔蕭衍

鍾葵弟篤字阿成太子右率北中郎將撫冥鎮將光祿卿出除平
北將軍幽州刺史卒謚曰貞

長子浩字洪達太尉長史

他弟渾繼叔父廣平王連

渾弟比陵大延五年爲司空賜爵特猗公除安遠將軍懷荒鎮大
將卒

子天璫襲高祖時征虜將軍青州刺史從駕南征拜後將軍尋降
公爲侯除西中郎將世祖時征虜將軍夏州刺史卒贈本將軍濟

州刺史

子延伯襲卒

河南王曜天興六年封五歲嘗射雀於太祖前中之太祖驚歎焉
及長武藝絕人與陽平王熙等並督諸軍講武衆咸服其勇泰常
七年薨時年二十二有七子

長子提驍烈有父風世祖時襲爵改封潁川王迎昭儀一塞北時
年十六有夙成之量殊域敬焉後改封武昌拜使持節鎮東大將
軍平原鎮都大將在任十年大著威名後與淮南王他討平吐京
叛胡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統萬鎮都大將賜馬百匹羊千口甚
見寵待大安元年薨年四十七謚曰成王

長子平原襲爵忠果有智略顯祖時蠕蠕犯塞從駕擊之平原戰
功居多拜假節都督齊兗二州諸軍事鎮南將軍齊州刺史善於

懷撫邊民歸附者千有餘家高祖時妖賊司馬小君自稱晉後聚黨三千餘人屯聚平陵號年聖君攻破郡縣殺害長吏平原身自討擊殺七人擒小君送京師斬之又有妖人劉舉自稱天子扇惑百姓復討斬之時歲穀不登齊民饑饉平原以私米三千餘斛爲粥以全民命北州戍卒一千餘人還者皆給路糧百姓咸稱詠之州民韓凝之等千餘人詣闕頌之高祖覽而嘉歎及還京師每歲率諸軍屯於漠南以備蠕蠕遷都督雍秦梁益四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雍州刺史鎮長安太和十一年薨贈以本官加羽葆鼓吹謚曰簡王有五子長子和爲沙門捨其子顯以爵讓其次弟鑒鑒固辭詔許鑒身終之後令顯襲爵鑒乃受之

鑒字紹達少有父風頗覽書傳沈重少言寬和好士拜通直散騎常侍尋加冠軍將軍守河南尹車駕南伐以鑒爲平南將軍還除

左衛將軍出爲征虜將軍齊州刺史時革變之始百度惟新鑒上書上遵高祖之旨下采齊之舊風軌制粲然皆合規矩高祖覽其所上嗟美者久之顧謂侍臣曰諸州刺史皆能如此變風易俗更有何難下詔褒美班之天下一如鑒所上齊人愛詠咸曰耳目更新高祖崩後和罷沙門歸俗棄其妻子納一寡婦曹氏爲妻曹氏年齒已長攜男女五人隨鑒至歷城子亂政事和與曹及五子七處受納鑒皆順其意言無不從於是獄以賄成取受狼籍齊人苦之鑒治名大損世宗初以本將軍轉徐州刺史屬徐兗大水民多饑饉鑒表加賑恤民賴以濟先是京兆王愉爲徐州王旣年少長史盧淵寬以馭下郡縣多不奉法鑒表曰梁郡太守程靈虬唯酒是耽貪財爲事虐政殘民寇盜並起黷音悖響盈於道路部境呼嗟僉焉怨酷梁郡密邇僞畿醜聲易布非直有點清風臣恐取嗤

荒遠請免所居官以明刑憲詔免靈虬郡徵還京師於是徐境肅然蕭衍角城戍王柴慶宗以城內附鑒遣淮陽太守吳秦生率兵千餘赴之衍淮陰援軍已來斷路秦生屢戰破之乘勝而進遂討角城世宗詔鑒曰知獲角城威謀展稱良以欣然此城襟帶淮潁川路衝要自昔經筭未能尅之蟻固積紀每成邊害將軍淵規潛運妙略克宣闢境尅城功著不日據要扼喉津徑勢阻可謂勲高三捷朕甚嘉焉守御諸宜善以量度矜慰之使尋當別遣年四十二薨贈衛大將軍齊州刺史王如故謚曰悼王

長子伯宗員外郎

次仲淵蘭陵太守並早卒

仲淵弟季偉武定中太尉中兵參軍

和字善意鑒薨之後與鑒子伯宗競求承襲尚書令肇奏和太和

中出爲沙門讓爵於鑒鑒後以和子顯年在弱冠宜承基緒求遜

王爵以歸止胤先朝詔終鑒身聽如其請鑒既薨逝和求襲封謹

尋詔旨聽傳子顯不許其身和先讓後求有乖道素請令伯宗承

襲世宗詔曰和初以讓鑒而鑒還讓其子交讓之道於是乎著其

子早終可聽和襲尋拜諫議大夫兼太子率更令轉通直散騎常

侍兼東中郎將肅宗時出爲輔國將軍涼州刺史坐事免久之除

東郡太守正光四年薨贈安東將軍相州刺史

子謙字思義襲爵後拜前軍將軍征蠻都督莊帝初於河陰遇害

贈散騎常侍征東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刺史

子攀襲齊受禪爵例降

鑒弟榮字允生高祖時直寢從駕征新野終於羽林監

榮弟亮字辟邪威遠將軍羽林監卒贈河間太守

亮弟植字道明太尉府行參軍司徒掾鎮遠將軍太僕少卿出除安西將軍東秦州刺史建義初卒於州贈征東將軍青州刺史河間王修天賜四年封泰常元年薨無子世祖繼絕世詔河南王曜之子羯兒襲修爵改封略陽後與永昌王健督諸軍討禿髮保周於番和徙張掖民數百家於武威遂與諸將私自沒入坐貪暴降爵爲公後統河西諸軍襲蠕蠕至於漠南仍復王爵加征西大將軍正平初有罪賜死爵除

長樂王處文天賜四年封聰薨鳳成年十四泰常元年薨太宗悼傷之自小斂至葬常親臨哀慟陪葬金陵無子爵除

廣平王連天賜四年封始光四年薨無子世祖繼絕世以陽平王熙之第二子渾爲南平王以繼連後加平西將軍渾好弓馬射鳥輒歷飛而殺之時皆歎異焉世祖嘗命左右分射勝者中的籌滿詔渾解之三發百中世祖大悅器其藝能常引侍左右賜馬百匹僮僕數十人後拜假節都督平州諸軍事領護東夷校尉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平州刺史鎮和龍在州綏導有方民夷悅之徙涼州鎮將都督西戎諸軍事領護西域校尉賜御馬二匹臨鎮清慎恩著涼上更滿還京父老皆涕泣追送若違所親太和十一年從駕巡方山道薨

子飛龍襲後賜名霄身長九尺腰帶十圍容貌魁偉雅有風則貞白卓然好直言正諫朝臣憚之高祖特垂欽重除宗正卿右光祿大夫詔曰自今奏事諸臣相稱可云姓名惟南平王一人可直言其封遷左光祿大夫太和十七年薨賜朝服一具衣一襲東園第一祕器絹千匹高祖總哀臨霄喪哀慟左右醺不舉樂贈衛將軍定州刺史賜帛五百匹謚曰安王子纂襲

纂亦有譽於時除恢武將軍進平西將軍領西中郎將出爲安北將軍平州刺史景明元年薨於平城

子伯和襲永平三年薨贈散騎侍郎謚曰哀王

闕一板

統卒贈涼州刺史

子思略武定末瀛州治中

思略弟叔略武定中太尉主簿

京兆王黎天賜四年封神麤元年薨

子根襲改封江陽王加平北將軍薨無子顯祖以南平王霄第二

子繼爲根後

繼字世仁襲封江陽王加平北將軍高祖時除使持節安北將軍撫冥鎮都大將轉都督柔玄撫冥懷荒三鎮諸軍事鎮北將軍柔玄鎮大將入爲左衛將軍兼侍中又兼中領軍留守洛京尋除持節平北將軍鎮撫舊都高車酋帥樹者擁部民反叛詔繼都督北討諸軍事自懷朔已東悉稟繼節度繼表高車頑黨不識威憲輕

相合集背役逃歸計其兇戾事合窮極若悉追戮恐遂擾亂請
使鎮別推檢斬讐首一人自餘加以慰人後悔悟從役者卽令赴
軍詔從之於是叛徒往往歸順高祖善之顧謂侍臣曰江陽良足
大任也車駕北巡至鄴而高車悉降恒朔清之繼以高車優叛頻
表請罪高祖優詔喻之世宗時除征虜將軍青州刺史轉平北將
軍恒州刺史入爲度支尚書繼在青州之日民饑餒爲家僮取民
女爲婦妾又以良人爲婢爲御史所彈坐免官爵後大將軍高肇
伐蜀世宗以繼爲平東將軍鎮邊徐揚世宗崩班師及靈太后臨
朝繼子義先納太后妹復繼尚書本封尋除侍中領軍將軍又除
特進驃騎將軍侍中領軍如故繼頻表固讓許之又詔還依前授
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太保廣平王懷及門下八座奏追
論繼太和中慰喻高車安輯四鎮之勲增邑一千五百戶繼又上

表陳讓詔聽減戶五百靈太后以子義姻戚數與肅宗幸繼宅置
酒高會班賜有加尋加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特進領軍如
故徙封京兆王繼疾患積年枕養于家每至靈太后與肅宗遊幸
於外時令扶入居守禁內及節慶宴饗皆力疾參焉遷司空公侍
中如故寬和容裕號爲長者神龜末子義得志轉司徒公仍加侍
中繼以薨王宿宦舊貴高祖時歷內外顯任意遇已隆靈太后臨
朝入居心膂兼處門下歷轉台司義又居權重榮赫一世繼頻表
遜位乞以司徒授崔光詔遣侍中安豐王延明給事黃門侍郎盧
同敦勸繼又啟固讓轉太保侍中如故加後部鼓吹頻表陳辭不
許詔曰至節嘉辰禮有朝慶親尊戚老理宜優異王位高年宿可
依齊郡王簡故事朝訖引坐免其拜伏轉太傅侍中如故頻讓不
許又遣使敦勸乃受之時義執殺生之柄威福自己門生故吏遍

於省闈拜受之日送者傾朝當世以爲榮有識者爲之致懼太官
給酒膳供賓客又詔令乘步挽至殿庭兩人扶侍禮秩與丞相高
陽王相埒後除使持節侍中太師大將軍錄尚書事大都督節度
西道諸軍及出師之日車駕臨餞傾朝祖送賞賜萬計轉太尉公
侍中太師錄尚書都督並如故尋詔班師繼啟求還復江陽詔從
之繼晚更貪婪聚斂無已故守令長新除赴官無不受納貨賄以
相託付妻子各別請屬至乃郡縣微吏亦不得平心選舉憑義威
勢法官不敢糾擿天下患之又黜繼廢於家初余未榮之爲直寢
也數以名馬奉義又接以恩意榮甚德之建義初復以繼爲太師
司州牧永安二年薨贈假黃鉞都督雍華涇邠秦岐河梁益九州
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大丞相雍州刺史王如故謚曰武烈

義繼長子字伯儁小字夜叉世宗時拜員外郎靈太后臨朝以義

妹夫除通直散騎侍郎義妻封新平郡君後遷馮翊郡君拜女侍
中義以此意勢日盛尋遷散騎常侍光祿少卿領嘗食典御轉光
祿卿又女天靈太后詔曰義長女年垂弱笄奄致天喪悼念兼懷
可贈鄉王尋遷侍中餘官如故加領軍將軍旣在門下兼總禁兵
深爲靈太后所信委太傅清河王懌以親賢輔政參決機事以義
恃寵驕盈志欲無限懌裁之以法義輕其爲人每欲斥黜之又遂
令通直郎宋維告司染都尉韓文殊欲謀逆立懌懌坐禁止後窮
治無實懌雖得免猶以兵衛守於宮西別館久之義恐懌終爲已
害乃與侍中劉騰密謀靈太后時在嘉福寺御前殿騰詐取王食
中黃門胡玄度胡定列誣懌云許度等金帛令以毒藥置御食中
以害帝自望爲帝許度兄弟以富貴騰以具奏肅宗聞而信之乃
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靈太后不得出懌人遇義於含章殿後欲

入徽章東閣又厲聲不聽懌曰汝欲反邪又曰元又不反正欲縛
反人又命宗士及直齋等三十人執懌衣袂將入含章東省使數
十人防守之騰稱詔召集公卿議以大逆論咸畏懌又無敢異者
唯僕射游肇執意不同語在其傳又騰持公卿議入奏俄而事可
夜中殺懌於是假爲靈太后辭遜之詔又遂與太師高陽王雍等
輔政常直禁中肅宗呼爲姨父自後專綜機要巨細決之威振於
內外百寮重跡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抗表起義以討又爲名不果
見誅又尋遷衛將軍餘如故後靈太后與肅宗讎於西林園日暮
還宮右衛將軍奚康生復欲圖又不克而誅語在其傳是後肅宗
徙御徽音殿又亦入居殿右旣在密近曲盡佞媚以承上旨遂蒙
寵信出入禁中恒令勇士持刀劍以自先後公私行止彌加威防
又於千秋門外厰下施木關檻有時出入止息其中腹心防守以
備竊發人物求見者遙對之而已乃封其子亮平原郡開國公食
邑一千戶及拜肅宗御南門臨觀并賜御馬帛千匹初又之專政
矯情自飾勞謙待士時事得失頗以關懷而才術空淺終無遠致
得志之後便驕愎耽酒好色與奪任情乃於禁中自作別庫掌握
之寶充牣其中又曾臥婦人於食輿以褻覆之令人舉入禁內出
亦如之直衛雖知莫敢言者輕薄趨勢之徒以酒色事之姑姊婦
女朋淫無別政事怠惰綱紀不舉州鎮守宰多非其人於是天下
遂亂矣從劉騰死後防衛微緩又頗亦自寬時宿於外每日出遊
留連他邑靈太后微察知之又積習生常無復虞慮其所親諫又
又不納正光五年秋靈太后對肅宗謂羣臣曰隔絕我母子不
聽我往來見問復何用我爲放我出家我當永絕人間修道於嵩
高閒居寺先帝聖鑒鑒於未然本營此寺者正爲我今日欲自下

髮肅宗與羣臣大懼叩頭泣涕殷勤苦請靈太后聲色甚厲意殊不回肅宗乃宿於嘉福殿積數日遂與太后密謀圖義肅宗內雖圖之外形彌密靈太后瞋忿之言欲得往來顯陽之意皆以告義又對義流涕叙太后欲出家憂怖之心如此密言日有數四義殊不爲疑乃勸肅宗從太后意於是太后數御顯陽二宮無復禁礙義舉其親元法僧爲徐州刺史法僧據州反叛靈太后數以爲言義深愧悔丞相高陽王雍雖位重於義而其畏憚欲進言於肅宗而事無因會太后與肅宗南遊洛水雍遂請車駕遂幸雍第日宴肅宗及太后至雍內室從者莫得而入遂定圖義之計後雍從肅宗朝太后乃進言曰臣不慮天下諸賊唯慮元義何者義總握禁旅兵皆屬之父率百萬之衆虎視京西弟爲都督總三齊之衆元義無心則已若其有心聖朝將何以抗義雖曰不反誰見其心而不可不懼太后曰然元郎若忠於朝廷而無反心何故不去此領軍以餘官輔政又聞之甚懼免冠求解乃以義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侍中領左右義雖去兵權然總任內外殊不慮有黜廢之理也後義出宿遂解其侍中且欲入宮門者不納尋除名爲民初咸陽王禧以逆見誅其子樹奔蕭衍衍封爲鄴王及法僧反叛後樹遣公卿百寮書曰魏室不造姦豎擅朝社稷貼危綴旒非譬元義險慝狠戾人倫不齒屬籍疎遠素無問望特以太后姻婭早蒙寵擢曾不懷音公行反噬肆茲悖逆人神同憤自頃境上所傳皆云義狠心蠱毒藉權位而日滋含忍諂詐與日月而彌甚無君之心非復一日篡逼之事且暮必行抑又聞之夫名以出信信以制義山川隱疾且猶不以名成師兆亂巨君不臣求之史籍有自來矣元義本名夜叉弟羅實名羅刹夜叉羅刹此鬼食人非

遇黑風事同飄墮嗚呼魏境離此二災惡木盜泉不息不飲勝名
梟稱不入不爲況昆季此名表能噬物日露久矣始信斯言況乃
母后幽辱繼主蒙塵釋位揮戈言謀王室不在今日何謂人臣諸
賢或奕世載德或將相繼踵或受任累朝或職居機要或姻戚匪
他或忠義是秉俛眉逆手見制凶威臣節未申徒有勤悴又聞自
義專政億兆離德重以歲時災厲年年水旱午馬殪踏桑柘焦枯
饑饉相仍菜色滿道妖災告譴人皆歎息漚澗西北羌戎陸梁泗
汴左右成漕流離加以割斷忠賢殲殄宗室哀彼本邦一朝橫潰
今旣率師將除君側區區之懷庶令寇屢得所大憝同必誅之戮
魏祀無忽諸之非義爲遠近所惡如此其後靈太后顧謂侍臣曰
劉騰元義昔邀朕索鐵券望得不死朕賴不與中書舍人韓子熙
曰事關殺活豈計與否陛下昔雖不與何解今日不殺靈太后撫
然未幾有人告義及其弟爪謀反欲令其黨攻近京諸縣破市燒
邑郭以驚動內外先遣其從弟洪業率六鎮降戶反於定州又令
人勾魯陽諸蠻侵擾伊闕義兄弟爲內應起事有日得其手書靈
太后以妹壻之故未忍便決黃門侍郎李琰之曰元義之罪具騰
遐邇豈容復停以惑視聽黃門徐紇趨前欲諫逡巡未敢羣臣固
執不已肅宗又以爲言太后乃從之於是義及弟爪並賜死於家
太后猶以妹故復追贈義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冀
州刺史

義子亮襲祖爵齊受禪例降

義庶長子稚祕書郎中義死之後遂亡奔蕭衍

義弟羅字仲綱以儉素著稱起家司空參軍事轉司徒主簿領管
食典御散騎侍郎散騎常侍雖父兄貴盛而虛已謙退恂恂接物

遷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又當朝專政羅望傾四海于時才名之士
王元景邢子才李獎等咸爲其賓客從遊青土時蕭衍遣將寇邊
以羅行撫軍將軍都督青光南青三州諸軍事罷州入爲宗正卿
孝莊初除尚書右僕射東道大使出帝時遷尚書令尋除使持節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羅旣懦怯孝靜初蕭衍遣
將圍逼羅以州降又死之後羅通義妻時入穢之或云其救命之
計也

羅弟爽字景喆少而機警尤爲父所寵愛解褐祕書郎稍遷給事
黃門侍郎金紫光祿大夫永熙二年卒贈使持節都督涇岐秦三
州諸軍事衛將軍尚書左僕射秦州刺史謚曰懿

爽子德隆武定末太子中庶子

爽弟繼武定末光祿卿

爪字景邑給事中與兄又同以罪誅

繼弟羅侯遷洛之際以墳陵在北遂家於燕州之昌平郡內豐資
產唯以意得爲適不入京師有賓客往來者必厚相禮遣豪據北
方甚有聲稱又權重以羅侯不樂入仕就拜昌平太守正光末逆
賊大俄佛保陷郡見害

子景遵直寢太常丞

史臣曰梟獍爲物天實生之知母忘父蓋亦禽獸元紹其人此之
不若乎陽平以下降年天促英才武略未顯於時靜簡二王爲時
稱首鑒既有聲渾亦見器霄荷遇高祖繼受任太和苟無其才名
位豈徒及也又階緣寵私智小謀大任重才弱遂亂天下殺身全
祀不亦幸哉

師不衣幸焉
山陰徐文公以割雞蹄其釋小將大計重本極道周天不殆
輒首趨國府奉戰衣其器霄宵臨高臨雖受封太尉其衣衣
不若平烈平以所領平天到英水起望未應然其請商二王欲其
史國曰泉貨餘天寶主之朕母志文益亦食賜元孫其人北之
千歲直深太常丞
湘人相制制制長壽尤為父所寵愛解褐秘書郎稍遷給事
大出修職其文辭重以羅列不樂人卦諒其昌平太宰五喪未幾
遂葬以意辭餘靈不人京稍其賓客其來者必戰其豐其北
雖其歸其靈之烈以重刻其北其家以燕州之昌平其內豐資
入字景越其事中與以文同以畢其

魏書卷十七

魏書卷十七
民曲曲曲

明元六王列傳第五

樂平王

安定王

樂安王

永昌王

建寧王

新興王

明元皇帝七男杜密皇后生世祖太武皇帝大慕容夫人生樂平
戾王不安定殤王彌闕母氏慕容夫人生樂安宣王範尹夫人生
永昌莊王健建寧王崇新興王俊二王並闕母氏

樂平王不少有才幹為世所稱太宗以丕長愛其器度特優異之

泰常七年封拜車騎大將軍後督河西高平諸軍討南秦王楊難
當軍至略陽禁令齊肅所過無私百姓爭致牛酒難當懼還仇池
而諸將議曰若不誅豪帥軍還之後必聚而爲寇又以大眾遠出
不有所掠則無以充軍實賞將士將從之時中書侍郎高允參不
軍事諫曰今若誅之是傷其向化之心恐大軍一還爲亂必速不
以爲然於是綏懷初附秋毫無犯初馮弘之奔高麗世祖詔遣送
之高麗不遣世祖怒將討之不上疏以爲和龍新定宜優復之使
廣修農殖以饒軍實然後進圖可一舉而滅帝納之乃止後坐劉
潔事以憂薨事在潔傳謚曰戾王子拔襲爵後坐事賜死國除不
之薨及日者董道秀之死也高允遂著箴論曰昔明元末起白臺
其高二十八樂平王嘗夢登其上四望無所見王以問日者董
道秀筮之曰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後事發王遂憂死而道秀棄市

道秀若推六爻以對王曰易稱亢龍有悔窮高曰亢高而無民不
爲善也夫如是則上寧於王下保於已福祿方至豈有禍哉今舍
於本而從其末咎襲之至不亦宜乎

安定王彌泰常七年封太宗討滑臺留守京師薨謚殤王無子國
除

樂安王範泰常七年封雅性沉厚寬和仁恕世祖以長安形勝之
地非範莫可任者乃拜範都督五州諸軍事衛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長安鎮都大將高選才能以爲僚佐範謙恭惠下推心撫納
百姓稱之時秦土新罹寇賊流亡者相繼範請崇易簡之治帝納
之於是遂寬徭與人休息後劉潔之謀範聞而不告事發因疾暴
薨長子良世祖未有子嘗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親撫養之長而壯
勇多知常參軍國大計高宗時襲王拜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

爲內都大官薨謚曰簡王

永昌王健泰常七年封健姿貌魁壯善弓馬達兵法所在征戰常有大功才藝比陳留桓王而智略過之從世祖破赫連昌遂西略至木根山討和龍健別攻拔建德後平叛胡白龍餘黨于西河世祖襲蠕蠕越涿邪山車駕還詔健殿後蠕蠕萬騎追之健與數十騎擊之矢不虛發所中皆應弦而斃遂退威鎮漠北尋從平涼州健功居多又討破禿髮保周自殺傳首京師復降沮渠無諱無疾薨謚曰莊王

子仁襲仁亦驍勇有父風世祖奇之後與濮陽王閭若文謀爲不軌發覺賜死國除

建寧王崇泰常七年封拜輔國將軍從討北虜有功高宗時封崇子麗濟南王後與京兆王杜元寶謀逆父子並賜死

新興王俊泰常七年封拜鎮東大將軍少善騎射多才藝坐法削爵爲公俊好酒色多越法度又以母先遇罪死而已被貶削恒懷怨望頗有悖心後事發賜死國除

東平王

臨淮王

廣陽王

南安王

太武皇帝十一男賀皇后生景穆皇帝越椒房生晉王代代舒椒房生東平王翰弗椒房生臨淮王譚伏椒房生楚王建閭石昭生南安王余其小兒猶兒虎頭龍顏並關母氏皆早薨無傳晉王伏羅真君三年封加車騎大將軍後督高平涼州諸軍討吐

永昌王健泰常七年封健姿貌魁壯善弓馬達兵法所在征戰常有大功才藝比陳留桓王而智略過之從世祖破赫連昌遂西略至木根山討和龍健別攻拔建德後平叛胡白龍餘黨于西河世祖襲蠕蠕越涿邪山車駕還詔健殿後蠕蠕萬騎追之健更數十騎擊之矢不虛發所中皆應弦而斃遂退威鎮漠北尋從平涼州建功居多又討破禿髮保周自殺傳首京師復降沮渠無諱無疾薨謚曰莊王

子仁襲仁亦驍勇有父風世祖奇之後與濮陽王閭若文謀為不

密聖祖有計心於事終即弑因創
曾為公劉牧所色多越我與又以母求西罪將所已漸頹暗則對
濮興王劉泰常十年挂我與東大謀而父善德長之卜葬坐式山

魏書卷十八

太武五王列傳第六

晉王

東平王

臨淮王

廣陽王

南安王

太武皇帝十一男賀皇后生景穆皇帝越椒房生晉王伏羅舒椒房生東平王翰弗椒房生臨淮王譚伏椒房生楚王建閭石昭儀生南安王余其小兒猶兒虎頭龍頭並闕母氏皆早薨無傳

晉王伏羅真君三年封加車騎大將軍後督高平涼州諸軍討吐谷渾慕利延軍至樂都謂諸將曰若從正道恐軍聲先振必當遠

遁若潛軍出其非意此鄧艾擒蜀之計也諸將咸難之伏羅曰夫將軍制勝萬里擇利專之可也遂間道行至大母橋慕利延衆驚奔白蘭慕利延子拾寅走阿曲斬首五千餘級降其一萬餘落八年薨無子國除

東平王翰真君三年封秦王拜侍中中軍大將軍參典都曹事忠貞雅正百僚憚之太傅高允以翰年少作諸侯箴以遺之翰覽之大悅後鎮枹罕以信惠撫衆羌戎敬服改封東平王世祖崩諸大臣等議欲立翰而中常侍宗愛與翰不協矯太后令立南安王余遂殺翰

子道符襲爵中軍大將軍顯祖踐阼拜長安鎮都大將軍興元年謀反司馬段太陽討斬之傳首京師

臨淮王譚真君三年封燕王拜侍中參都曹事後改封臨淮王世祖南討授中軍大將軍先是劉義隆以鄒山險固有梁胡家乃積糧爲守禦之備譚率衆攻之獲米三十萬以供軍儲義隆恃淮之阻素不設備譚造筏數十潛軍而濟賊衆驚潰遂斬其將胡崇賊首萬餘級薨謚宣王

子提襲爲梁州刺史以貪縱削除加罰徙配北鎮久之提子員外郎穎免冠請解所居官代父邊戍高祖不許後詔提從駕南伐至洛陽參定遷都之議尋卒以豫參遷都功追封長鄉縣侯世宗時贈雍州刺史謚曰懿

提子昌字法顯好文學居父母喪哀號孺慕悲感行人世宗時復封臨淮王未拜而薨贈齊州刺史謚曰康王追封濟南

子或字文若紹封或少有才學時譽甚美侍中崔光見或退而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此人也少與從兄文豐王延明中山王熙並以

宗室博古文學齊名時人莫能定其優劣尚書郎范陽盧道將

一作

謂吏部清河崔休曰三才學雖無優劣然安豐少於造次中山皂

白太多未若濟南風流沉雅時人爲之語曰三王楚琳琅未若濟

南傅圖方或姿制閑裕吐發流靡琅邪王誦有名人也見之未嘗

不心醉忘疲拜前軍將軍中書侍郎奏郊廟歌辭時稱其美徐給

事黃門侍郎或本名亮字仕明時侍

啟求改名詔曰仕明風神運吐常自

體相倫之美或求復本封詔許復封

御史中尉或以爲儉叙得之不謝領軍于忠忿言之朝廷曰臨淮

雖復風流可觀而無骨鯁之操中尉之任恐非所堪遂去威儀單

車而還朝流爲之歎息累遷侍中衛將

僕射攝選是時蕭衍遣將圍逼溫湯進

以本官爲東道行臺會

介朱榮入洛殺害元氏或撫膺慟哭遂奔蕭衍衍遣其舍人陳延

孫迎接并觀或爲人建孫還報稱或風神閑儁衍亦先聞名深相

器待見或於樂遊園因設宴樂或聞樂聲歔歔涕淚交下悲感傍

人衍爲之不樂自前後奔叛皆希旨稱魏爲僞唯或上表啟常云

魏臨淮王衍體或雅性不以爲責及知莊帝踐阼或以母老請還

辭旨懇切衍惜其人才又難違其意遣其僕射徐勉私勸或曰昔

王陵在漢姜維相蜀在所成名何必本土或曰死猶願北況於生

也衍乃以禮遣或性至孝事父母盡禮自經違離不進酒肉容貌

憔悴見者傷之累除位尚書令大司馬兼錄尚書莊帝追崇武宣

王爲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母李妃爲文穆皇后將遷神主於太廟

以高祖爲伯考或表諫曰漢祖創業香街有太上之廟光武中興

南頓立春陵之寢元帝之於光武疏爲絕服猶尚身奉子道入繼

太宗高祖之於聖躬親實猶子陛下既纂洪緒豈宜加伯考之名
且漢宣之繼孝昭斯乃上後叔祖豈忘宗承考妣蓋以大義斯奪
及金德將興宣王受寄自茲而降世秉威權景王意存毀冕文王
心規裂冠雖祭則魏主而權歸晉室昆之與季實傾曹氏且子元
宣王冢亂文王成其大業故晉武繼文祖宣景王有伯考之稱以
今類古恐或非儔又臣子一例義彰舊典禘祫失序著譏前經高
祖德溢寰中道超無外肅祖雖勳格宇宙猶曾奉贊稱臣穆皇后
稟德坤元復將配享乾位此乃君臣並筵嫂叔同室歷觀墳籍未
有其事時莊帝意銳朝臣無敢言者唯或與吏部尚書李神儁並
有表聞詔報曰文穆皇帝勳格四表道邁百王是用考循舊軌恭
上尊號王表云漢太上於香街南頓於春陵漢高不因瓜畝之緒
光武又無世及之德皆身受符命不由父祖別廟異寢於理何差

文穆皇帝天聰人宅歷數有歸朕忝承下武遂主神器既帝業有
統漢氏非倫若以昔況今不當移寢則魏太祖晉景帝雖王跡已
顯皆以人臣而終豈得與餘帝別廟有闕餘序疑漢郡國立廟者
欲尊高祖之德使饗遍天下非關太廟神王獨在外祠薦漢宣之
父亦非勳德所出雖不追尊不亦可乎伯考之名自是尊卑之稱
何必準古而言非類也復云君臣同列嫂叔共室當以文穆皇帝
尊過穆道以此爲疑禮天子元子猶士禘祫豈不得同室乎且晉
文景共爲一代議者云世限七主無定數昭穆既同明有共室之
理禮既有祔嫂叔何嫌禮士祖禰一廟豈無婦舅共室也若專以
共室爲疑容可更議遷毀莊帝旣逼諸妹之請此辭意黃門侍郎
常景中書侍郎邢子才所替成也又追尊兄彭城王爲孝宣皇帝
或又面諫曰陛下中興意欲憲章前古作而不法後世何觀歷尋

書籍未有其事願割友于之情使名器無爽帝不從及神主入廟復敕百官悉陪從一依乘輿之式或上表以爲爰自中古迄於下葉崇尚君親褒明功懿乃有皇號終無帝名今若去帝直留皇名求之古義少有依準又不納尔朱榮死除或司徒公尔朱世隆率部北叛詔或防河陰及尔朱兆率衆奄至或出東掖門爲賊所獲見此辭色不屈爲羣胡所毆薨出帝贈太師太尉公雍州刺史或美風韻善進止衣冠之下雅有容則博覽羣書不爲章句所著文藻雖多亡失猶有傳於世者然居官不能清白所進舉止於親婭爲識者所譏無子

弟孝友少有時譽襲爵臨淮王累遷滄州刺史爲政温和好行小惠不能清白而無所侵犯百姓亦以此便之孝靜帝宴齊文襄王於華林園孝友因辭自譽又云陛下許賜臣能帝笑曰朕恒聞王

自道清文襄曰臨淮王雅自舍罪於是君臣俱笑而不罪孝友明於政理嘗奏表曰今制百家爲黨族二十家爲閭五家爲比隣百家之內有帥二十五徵發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狼多復有蠶食此之爲弊久矣京邑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無關而況外州乎請依舊置三正之名不改而百家爲四閭閭二比計族省十二丁得十二匹貲絹略計見管之戶應二萬餘族一歲出貲絹二十四萬匹十五丁出一番兵計得一萬六千兵此富國安人之道也古諸侯娶九女士有一妻二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公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所以陰教聿修繼嗣有廣廣繼嗣孝也修陰教禮也而聖朝忽棄此數由來漸久將相多尚公主王侯亦娶后族故無妾媵習以爲常婦人多幸生逢今世舉朝略是無

妾天下殆皆一妻設令人彊志廣娶則家道離索身事迫遘内外親知共相嗤怪凡今之人通無準節父母嫁女則教之以妒姊妹逢迎必相勸以忌持制夫爲婦德以能妬爲女工自云受人欺畏他笑我王公猶自一心已下何敢二意夫妬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姦淫之兆興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請以王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備九女稱事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數若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妬加捶撻免所居官其妻無子而不娶妾斯則自絕無以血食祖父請科不孝之罪離遣其妻臣之赤心義唯家國欲使吉凶無不合禮貴賤各有其宜省人帥以出兵丁立倉儲以豐穀食設賞格以擒姦盜行典令以示朝章庶使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又冒申妻妾之數正欲使王侯將相功臣子弟苗胤滿朝傳祚無窮此臣之志也詔付有司議奏不同孝友又言今人生爲皂隸塋擬王侯存沒異途無復節制崇壯丘隴盛飾祭儀隣里相榮稱爲至孝又夫婦之始王化所先共食合瓢足以成禮而今之富者彌奢同牢之設甚於祭饗累魚成山山有林木林木之上鸞鳳斯存徒有煩勞終成委棄仰唯天意其或不然請自茲以後若婚塋過者以違旨論官司不加糾劾卽與同罪孝友在郡積年以法自守甚著聲稱然性無骨鯁善事權勢爲正直者所譏齊受禪爵例降昌弟孚字秀和少有令譽侍中游肇并州刺史高聰司徒崔光等見孚咸曰此子當準的人物恨吾徒衰暮不及見耳累遷兼尚書右丞靈太后臨朝宦者干政孚乃總括古今名妃賢后凡爲四卷奏之遷左丞蠕蠕王阿那瓌旣得返國其人大饑相率入塞阿那瓌上表請臺賑給詔孚爲北道行臺詣彼賑恤孚陳便宜表曰皮

服之人未嘗粒食宜從俗因利拯其所無昔漢建武中單于款塞時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給之斯卽前代和我撫新柔遠之長策也乞以特牛產羊糊其口命且畜牧繁息是其所便毛血之利惠兼衣食又尚書奏云如其仍住七州隨寬置之臣謂人情戀本寧肯徙內若依臣請給賑雜畜愛本重鄉必還舊土如其不然禁留益損假令逼徙事非久計何者人面獸心夫留難測旣易水草痼恙將多憂愁致困死亡必甚兼其餘類尚在沙磧脫出狂悖翻歸舊巢必殘掠邑里遺毒百姓亂而方塞未若杜其未萌又貿遷起於上古交易行於中世漢與胡通亦立關市今北人阻饑命懸溝壑公給之外必求市易彼若願求宜見聽許又云營大者不計小名圖遠者弗拘近利雖戎狄衰盛歷代不同叛服之情略可論討周之北伐僅獲中規漢氏外攘裁收下策

昔在代京恒爲重備將帥勞止甲士疲力前世苦之計未能致今天祚大魏亂亡在彼朝廷垂天覆之恩廓大造之德鳩其散亡禮送令返宜因此時善思遠策竊以理雖萬變可以一觀來事雖懸易以往卜昔漢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又光武時亦令中郎將段彬置安集掾史隨軍于所在參察動靜斯皆守吉之元龜安邊之勝策計今朝廷成功不減曩時蠕蠕國弊亦同疇日宜準昔成謨略依舊事借其所閑地聽使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嚴戒邊兵以見保衛馭以寬仁縻以久策使親不至矯詐疎不容叛反今北鎮諸將舊常云一人代外難因令防察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者也又云先人有奪人之心待降如受疆敵武非專外亦以防內若從處分割配諸州鎮遼遠非轉輸可到悔叛之情變起難測又居人畜業布在原野

戎夷性貪見則思盜防彼肅此少兵不堪渾流之際易相于犯驅之還本未必樂去配州內徙復不肯從旣其如此爲費必大朝廷不許孚持白虎幡勞阿那瓌於柔玄懷荒二鎮間阿那瓌衆號三十萬陰有異意遂拘留孚載以輜車日給酪一升肉一段每集其衆坐孚東廂稱爲行臺甚加禮敬阿那瓌遂南過至舊京後遣孚等還因上表謝罪有司以孚事下廷尉丞高謙之云孚辱命處孚流罪後拜冀州刺史孚勸課農桑境內稱爲慈父隣州號曰神君先是州人張孟都張洪建馬潘崔獨憐張叔緒崔醜張天宜崔思哲等八家皆屯保林野不臣王命州郡號曰八王孚至皆請入城願致死效力後爲葛榮所陷爲榮所執兄祐爲防城都督兄子子禮爲錄事參軍榮欲先害子禮孚請先死以贖子禮叩頭流血榮乃捨之又大集將士議其死事孚兄弟各誣已引過爭相爲死又

孟都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就法清活使君榮曰此魏之誠臣義士也凡同禁五百人皆得免榮卒還除冀州刺史元顥入洛授孚東道行臺彭城郡王孚封顥逆書送朝廷天子嘉之顥平封孚萬年鄉男永安末樂器殘缺莊帝命孚監儀注孚上表曰昔太和中中書監高閭太樂令公孫崇修造金石數十年間乃奏成功時大集儒生考其得失太常卿劉芳請別營造久而方就復召公卿量校合否論者沸騰莫有適從登被旨敕並見施用往歲大軍入洛戎馬交馳所有樂器亡矢垂盡臣至太樂署問太樂令張乾龜等云承前以來置宮懸四箱龔簋六架東北架編黃鍾之磬十四雖器名黃鍾而聲實夷則考之音制不甚諧韻姑洗懸於東北太簇編於西北蕤賓列於西南並皆器象差位調律不和又有儀鍾十四虛懸架首初不叩擊今便刪廢以從正則臣今據周禮鳧氏修

廣之規磬氏倨句之法吹律求聲叩鍾求音損除繁雜討論實錄
依十二月爲十二宮各準辰次當位懸設月聲既備隨用擊奏則
會還相爲宮之義又得律呂相生之體今量鍾磬之數各以十二
架爲定奏可于時搢紳之士咸往觀聽靡不咨嗟歎服而返太傅
錄尚書長孫承業妙解聲律特復稱善後從出帝入關

廣陽王建閭真君三年封楚王後改封廣陽王薨謚曰簡王

子石侯襲薨謚曰哀王

子遺興襲薨謚曰定王無子

石侯弟嘉少沉敏喜愠不形於色兼有武略高祖初拜徐州刺史
甚有威惠後封廣陽王以紹建閭後高祖南伐詔嘉斷均口嘉違
失指授令賊得免帝怒責之曰叔祖定非世孫何太不上類也及
將大漸遺詔以嘉爲尚書左僕射與咸陽王禧等輔政遷司州牧

嘉表請於京四面築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乞發三正復
丁以充茲役雖有暫勞茲盜永止詔從之拜衛大將軍尚書令除
儀同三司嘉好飲酒或沈醉在世宗前言笑自得無所顧忌帝以
其屬尊年老常優容之與彭城北海高陽諸王每入宴集極歡彌
夜數加賞賜帝亦時幸其第性好儀飾車服鮮華旣居儀同又任
端首出入容衛道路榮之後遷司空轉司徒嘉好立功名有益公
私多所敷奏帝雅委付之愛敬人物後來才俊未爲時知者侍坐
之次轉加談引時人以此稱之薨遺命薄塋世宗悼惜之贈侍中
太保謚曰懿烈嘉後妃宜都王穆壽孫女司空從妹也聰明婦人
及爲嘉妃多所匡贊光益家道

子深字智遠襲爵肅宗初拜肆州刺史豫行恩信胡人便之劫盜
止息後爲恒州刺史在州多所受納政以賄成私家有馬千匹者

必取百匹以此爲恒累遷殿中尚書未拜坐淫城陽王徽妃于氏爲徽表訟詔付丞相高陽王雍等宗室議決其罪以王還第及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叛臨淮王彧討之失利詔深爲北道大都督受尚書令李崇節度時東道都督崔暹敗於白道深上書曰邊豎構逆以成紛梗其所由來非一朝也昔皇始以移防爲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廢仕宦至乃偏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爲之及太和在歷僕射李冲當官任事涼州土人悉免厮役豐沛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爲伍征鎮驅使但爲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爲清途所隔或投彼有北以御魑魅多復逃胡鄉乃峻邊兵之格鎮人浮遊在外皆聽流兵捉之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爲匪人言者流涕自定

鼎伊洛邊任並輕唯底滯凡才出爲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有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爲之指蹤過弄官府政以賄立莫能自改咸言姦吏爲此無不切齒憎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竊奔命師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便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時卽申聞求改鎮爲州將允其願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率下失和拔陵殺之爲逆命攻城掠地所見必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其崔暹隻輪不反臣崇與臣逡巡復路今者相與還次雲中馬首是瞻未便西邁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時不納其策東西部敕勒之叛朝議更思深言遣兼黃門侍郎酈道元爲大使欲復鎮爲州以順人望會六鎮盡叛不得施行深後上言今六鎮俱叛二部高車亦同惡黨以疲兵討之不必

制敵請簡選兵或留守恒州要處更爲後圖及李崇微還深專總
戎政拔陵避蠕蠕南移渡河先是別將李叔仁以拔陵來逼請求
迎援深赴之前後降附二十萬人深與行臺元纂表求恒州北別
立郡縣安置降戶隨宜賑賚息其亂心不從詔遣黃門郎楊置
分散之於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謂纂曰此輩復爲乞活矣禍亂當
由此作旣而鮮于修禮叛於定州杜洛周反於幽州其餘降戶猶
在恒州遂欲推深爲王深乃上書乞還京師今左衛將軍楊津代
深爲都督以深爲侍中右衛將軍定州刺史時中山太守趙叔隆
別駕崔融討賊失利臺使劉審考覈未訖會賊逼中山深乃令叔
隆防境審馳驛還京云深擅相放縱城陽王徽與深有隙因此構
之乃徵深爲吏部尚書兼中領軍及深至都肅宗不欲使徽深相
憾敕因宴會令相和解徽銜不已後河間王琛等爲鮮于修禮所

敗乃除深儀同三司大都督章武王融爲左都督裴衍爲右都督
並受深節度徽因奏靈太后構深曰廣陽以愛子握兵在外不可
測也乃敕章武王等潛相防備融遂以敕示深深懼事無大小不
敢自決靈太后聞之乃使問深意狀乃具言曰往者元義執權移
天徙日而徽託附無翼而飛今大明反政任寄唯重以徽褊心銜
臣切骨臣以疎滯遠離京輦被其構阻無所不爲然臣昔不在其
後自此以來翻成陵谷微遂一歲八遷位居宰相臣乃積年淹滯
有功不錄自徽執政以來非但抑臣而已北征之勲皆被擁塞將
士皆畏終無片賞雖爲表請多不蒙遂前留元標據于盛樂後被
重圍析骸易子倒懸一隅嬰城二載賊散之後依階乞官徽乃盤
退不允所請而徐州下邳戍王賈勲法僧叛後暨被圍逼固守之
勲比之未重乃立得州卽授開國天下之事其流一也功同賞異

不平謂何又驃騎李崇北征之日啟募八州之人聽用關西之格及臣在後依此科賞復言北道征者不得同於關西定襄陵廟之至重平城守國之要鎮若計此而論功亦何負於秦楚但以嫉臣之故便欲望風排抑然其當途以來何直退慙而已但是隨臣征者卽便爲所嫉統軍袁叔和曾經省訴微初言有理又聞北征隸臣爲統應時變色復令臣兄子仲顯異端訟臣緝緝翩翩謀相誹謗言臣惡者接以恩顏言臣善者卽被嫌責甄琛曾理臣屈乃視之若仇讎徐紇頗言臣短卽待之如親戚又驃騎長史祖瑩昔在軍中妄增首級矯亂戎行盡害軍府獲罪有司避命山澤直以謗臣之故微乃還雪其罪臣府司馬劉敬比送降人旣到定州翻然背叛賊如決河豈其能擁且以臣府參寮不免身首異處微旣怒遷捨其元惡及胥徒從臣行者莫不悚懼頃恒州之人乞臣爲

刺史微乃斐然言不可測及降戶結謀臣頻表啟微乃因執言此事及向定州遠彼姦惡又復論臣將有異志翻覆如此欲相陷沒致令國朝遠賜遷代賊起之由誰使然也微旣優幸任隆一世慕勢之徒於臣何有是故餘人擢選車馬填門及臣居邊實遊罕至臣近比爲慮其爲梗是以孜孜乞赴京闕屬流人舉斧元戎垂翅復從後命自安無所僣倪先驅不敢辭事及臣出都行塵未滅已聞在後復生異議言臣將兒自隨證爲可疑之兆忽稱此以構亂悠悠之人復傳音響言左軍臣融右軍臣衍皆受密敕伺察臣事微旣用心如此臣將何以自安竊以天步未夷國難猶梗方伯之任於斯爲急微昔臨藩乃有人譽及居端右蔑爾無聞今求出之爲州使得申其利用微若外從所長臣無內慮之切脫蒙關公私幸甚深以兵士頻經退散人無鬪情連營轉柵日行十里行達交

津隔水而陳賊修禮常與葛榮謀後稍信朔州人毛普賢榮常術之普賢昔爲深統軍及在交津深使人諭之普賢乃有降意又使錄事參軍元晏說賊程殺鬼果相猜貳葛榮遂殺普賢修禮而自立榮以新得大衆上下未安遂北度瀛州深便率衆北轉榮東攻章武王融戰敗於白牛還深遂退走趨定州聞刺史楊津疑其有異志乃止於州南佛寺停三日夜乃召都督毛謚等六七人臂肩爲約危難之際期相拯恤謚疑深意異乃密告津云深謀不軌津遣謚討深深走出謚叫噪追躡深與左右行至博陵郡界逢賊遊騎乃引詣葛榮賊徒見深頗有喜者榮新自立內惡之乃害深莊帝追復王爵贈司徒公謚曰忠武

子湛字士淵少有風尚莊帝初襲封孝靜初累遷冀州刺史所在聚斂風政不立入爲侍中後行司州牧時齊獻武王作相以湛頗有器望啟超拜太尉公薨贈假黃鉞大司馬尚書令謚曰文獻初湛名位漸重留連聲色始以婢紫光遣尚書郎中宋遊道後乃私就出爲冀州竊而攜去遊道大致紛紛乃云紫光湛父所寵湛母遣已將致公文久乃停息論者兩非之

湛弟瑾尚書祠部郎後謀殺齊文襄事泄合門伏法

湛子法輪紫光所生也齊王矜湛覆滅乃啟原之復其爵土

南安王余真君三年封吳王後改封南安王世祖暴崩中常侍宗愛矯皇太后令迎余而立之然後發喪大赦改年爲永平余自以非次而立厚賞羣下取悅於衆爲長夜之飲聲樂不絕旬月之間帑藏空罄尤好弋獵出入無度邊方告難余不恤之百姓憤惋而余晏如也宗愛權恣日甚內外憚之余疑愛將謀變奪其權愛怒因余祭廟夜殺余高宗葬以王禮謚曰隱

魏書卷十八 太武五王列傳第六終

魏收書太武五王列傳亡

魏收書太武五王列傳亡

魏書卷十九上

魏收書太武五王列傳亡

景穆十二王列傳第七上

陽平王

京兆王

濟陰王

汝陰王

樂浪王

廣平王

景穆皇帝十四男恭皇后生文成皇帝袁淑房生陽平幽王新成尉椒房生京兆康王子推濟陰王小新城陽椒房生汝陰靈王天賜樂平厲王萬壽廣良王瑒王洛侯母並闕孟椒房生任城康王雲劉椒房生南安惠王楨城陽康王長壽慕容椒房生章武敬王太

洛尉椒房生樂陵康王胡兒孟椒房生安定靖王休趙王深早薨
無傳母闕魏舊太子後庭未有位號高宗卽位恭宗宮人有子者
並號爲椒房

陽平王新成太安二年封拜征西大將軍後爲內都大官薨謚曰
幽

長子安壽襲爵高祖賜名頤累遷懷朔鎮大將都督三道諸軍事
北討詔徵赴京勗以戰伐之事對曰當仰仗廟筭使呼韓同渭橋
之禮帝歎曰壯哉王言朕所望也未發遭母憂詔遣侍臣以金革
敦喻旣殯而發與陸叡集三道諸將議軍涂所詣於是中道出黑
山東道趨土盧河西道向侯延河軍過大磧大破蠕蠕頤入朝詔
曰王之前言果不虛也後除朔州刺史及恒州刺史穆泰謀反遣
使推頤爲主頤密以狀聞泰等伏誅帝甚嘉之世宗景明六年薨

於青州刺史謚曰莊王傳國至孫宗胤肅宗時坐殺叔父賜死
除

頤弟衍字安樂賜爵廣陵侯位梁州刺史表請假王以崇威重詔
曰可謂無厭求也所請不合轉徐州刺史至州病重帝敕徐成伯
乘傳療疾差成伯還帝曰卿定名醫資絹三千匹成伯辭請受一
千帝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以是而言豈惟三千匹乎其爲
帝所重如此後所生母雷氏卒表請解州詔曰先君餘尊之所厭
禮之明文季末陵遲斯典或廢侯旣親王之子宜從餘尊之義便
可大功後卒於雍州刺史謚曰康侯衍性清慎所在廉潔又不營
產業歷牧四州皆有稱績亡日無斂屍具子暢

暢弟融字叔融貌甚短陋驍武過人莊帝謀殺余朱榮以融爲直
閣將軍及余朱兆入洛融逃入閭

衍弟欽字思若位中書監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欽色尤黑故時人號爲黑面僕射欽淫從兄麗妻崔氏爲御史中尉封回劾奏遇赦免尋除司州牧欽少好學早有令譽時人語曰皇宗略略壽安思若及晚年貴重不能有所匡益識者輕之欽曾託青州人高僧壽爲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反謂欽曰凡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食就信實有所闕欽乃大慙於是待客稍厚後除司空公封鉅平縣公於河陰遇害贈假黃鉞太師太尉公

子子孝字季業早有令譽年八歲司徒崔光見而異之曰後生領袖必此人也

京兆王子推太安五年封位侍中征南大將軍長安鎮都大將子推性沈雅善於綏接秦雍之服其威惠入爲中都大官察獄有

稱顯祖將禪位於子推以大臣固諫乃傳高祖高祖卽位拜侍中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未至道薨

子太興襲拜長安鎮都大將以贖貨削除官爵後除祕書監還復前爵拜統萬鎮將改封西河後改鎮爲夏州仍以太興爲刺史除守衛尉卿初太興遇患請諸沙門行道所有資財一時布施乞求病愈名曰散生齋及齋後僧皆四散有一沙門方云乞齋餘食太興戲之曰齋食旣盡唯有酒肉沙門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斗羊脚一隻食盡猶言不飽及辭出後酒肉俱在出門追之無所見太興遂佛前乞願向者之師當非俗人若此病得差卽捨王爵入道未幾便愈遂請爲沙門表十餘上乃見許時高祖南討在軍詔皇太子於四月八日爲之下髮施帛二千匹旣爲沙門更名僧懿居

嵩山太和二十二年終

子昂字伯暉襲薨

子棕字魏慶襲孝靜時累遷太尉錄尚書事司州牧青州刺史薨於州贈假黃鉞太傅司徒公謚曰文棕寬和有度量美容貌風望儼然得喪之間不見於色性清儉不營產業身死之日家無餘財

昂弟仲景性嚴峭莊帝時兼御史中尉京師肅然每向臺恒駕赤牛時人號赤牛中尉太昌初爲河南尹奉法無私時吏部尚書樊子鵠部下縱橫又爲盜竊仲景密加收捕悉獲之咸卽行決於是豪貴寒心出帝將西行授仲景中軍大都督留京師齊獻武王欲至洛陽仲景遂棄妻子而遁

仲景弟暹字叔照莊帝初除南兗州刺史在州猛暴多所殺害元顥入洛暹據州不屈莊帝還宮封汝陽王遷秦州刺史先時秦州城人屢爲反覆暹盡誅之存者十一二普泰元年除涼州刺史貪暴無極欲規府人及商胡富人財物詐一臺符誑諸豪等云欲加賞一時屠戮所有資財生口悉沒自入孝靜時位侍中錄尚書事薨贈太師錄尚書

子沖襲無子國絕

太興弟遙字太原有器望以左衛將軍從高祖南征賜爵饒陽男世宗初遭所生母憂表請解任詔以餘尊所厭不許肅宗初累遷左光祿大夫仍領護軍遷冀州刺史遙以諸胡先無籍貫姦良莫辨悉令造籍又以諸胡設籍當欲稅之以充軍用胡人不願乃共構遙云取納金馬御史按驗事與胡同遙坐除名遙陳枉不已敕有司重究乃披雪遷右光祿大夫時冀州沙門法慶旣爲妖幻遂說渤海人李歸伯歸伯合家從之招率鄉人推法慶爲主法慶以歸伯爲十住菩薩平魔軍司定漢王自號大乘殺一人者爲一住

菩薩殺十人爲十住菩薩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知
識唯以殺害爲事於是聚衆殺阜城令破渤海郡殺害吏人刺史
蕭寶夤兼遣兼長史崔伯麟討之敗於煮棗城伯麟戰沒凶衆遂盛
所在屠滅寺舍斬戮僧尼焚燒經像云新佛出世除去舊魔詔以
遙爲使持節都督北征諸軍事帥步騎十萬以討之法慶相率攻
遙遙並擊破之遙遣輔國將軍張虬等率騎追掩討破擒法慶并
其妻尼惠暉等斬之傳首京師後擒歸伯戮於都市初遙大功昆
弟皆是恭宗之孫至肅宗而本服絕故除遙等屬籍遙表曰竊聞
聖人所以南面而聽天下其不可得變革者則親也尊也四世而
總服窮五世而袒免六世而親屬竭矣去茲以往猶繫之以姓而
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又律云議親者非唯當世之屬親歷謂先
帝之五世謹尋斯旨將以廣帝宗重盤石先皇所以變茲事條爲

此別制者太和之季大有意於吳蜀經始之費慮深在初割減之
起釐出當時也且臨淮王提分屬籍之始高祖賜帛三千疋所以
重分離樂良王長命亦賜縑二千疋所以存慈眷此皆先朝殷勤
克念不得已而然者也古人有言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以其輔
已者衆臣誠不欲妄親太階苟求潤屋但傷大宗一分則天子屬
籍不過十數人而已在漢諸王之子不限多少皆列土而封謂之
曰侯至于魏晉莫不廣胙河山稱之曰公者蓋惡其太宗之不固
骨肉之恩疎矣臣去皇上雖是五世之遠於先帝便是天子之孫
高祖所以國秩祿賦復給衣食后族唯給其賦不與衣食者欲以
別外內限異同也今諸廟之感在心未忘行道之悲儻然已及其
諸封者身亡之日三年服終然後改奪今朝廷猶在過密之中便
議此事實用未安詔付尚書博議以聞尚書令任城王澄尚書左

僕射元暉奏同遙表靈太后不從卒謚曰宣公

遙弟恒字景安粗涉書史恒以春秋之義爲名不以山川表求改名芝歷位太常卿中書監侍中後於河陰遇害贈太傅司徒公謚曰宣穆公

濟陰王小新成和平二年封頗有武略庫莫奚侵擾詔新成率衆討之新成乃多爲毒酒賊旣漸逼便棄營而去賦至喜而競飲聊無所備遂簡輕騎因醉縱擊俘馘甚多後位外都大官薨贈大將軍謚曰惠公

子鬱字伏生襲位開府爲徐州刺史以贖貨賜死國除

長子弼字邑明剛正有文學位中散大夫以世嫡應襲先爵爲季父尚書僕射麗因于氏親寵遂奪弼王爵橫授同母兄子誕於是弼絕棄人事託疾還私第世宗徵爲侍中弼上表固讓入高山以

穴爲室布衣蔬食卒建義元年子暉業訴復王爵永安三年追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文獻初弼嘗夢人謂之曰君身不得傳世封其紹先爵者君長子紹遠也弼覺卽語暉業終如其言

暉業少險薄多與寇盜交通長乃變節涉子史亦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歷位司空太尉加特進領中書監錄尚書事齊文襄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暉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唯事飲啗一日三羊三日一犢又嘗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羣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鬱縱橫齊初降封美陽縣公開府儀同三司特進暉業之在晉陽也無所交通居常閒暇乃撰魏藩王家世號爲辨宗室錄四十卷行於世

暉業弟昭業頗有學尚位諫議大夫莊帝將幸洛南昭業立於閭闔門外扣馬諫帝避之而過後勞勉之位給事黃門侍郎衛將軍

右光祿大夫卒謚曰文侯

鬱弟偃字仲璇位太中大夫卒

子誕字曇首初誕伯父鬱以貪汙賜死爵除景明三年誕訴云伯鬱前朝之封正以年長襲封以罪除爵爵由謬襲襲應歸正詔以偃正元妃息曇首濟陰王嫡孫可聽紹封以纂先緒誕既襲爵除齊州刺史在州貪暴大爲人患牛馬騾驢無不逼奪家之奴隸悉迫取良人爲婦有沙門爲誕採藥還而見之誕曰師從外來有何消息對曰唯聞王貪願王早代誕曰齊州七萬戶吾至來一家未得三十錢何得言貪後爲御史中尉元纂所糾會赦免薨謚曰靜王

子撫字伯懿襲莊帝初爲從兄暉業訴奪王爵

偃弟麗字寶掌位兼宗正卿右衛將軍遷光祿勳宗正右衛如故

時秦州屠各王法智推州王簿呂苟兒爲主號建明元年置立百官攻逼州郡涇州人陳瞻亦聚衆自稱王號聖明元年詔以麗爲使持節都督秦州刺史與別駕楊椿討之苟兒率衆十餘萬屯孤山列據諸險圍逼州城麗出擊大破之便進軍永洛賊徒逆戰麗夜擊走之行秦州事李韶破苟兒於孤山乘勝追奔三十里獲其父母妻子斬賊王五人其餘相繼歸降諸城之圍亦悉奔散苟兒率其王公三十餘人詣麗請罪椿又斬瞻麗因平賊之勢枉掠良善七百餘人世宗嘉其功詔有司不聽追檢拜雍州刺史爲政嚴酷吏人患之其妻崔氏誕一男麗遂出州獄囚死及徒流案未申臺者一時放免遷冀州刺史入爲尚書左僕射帝問曰聞公在州殺戮無理枉濫非一又大殺道人對曰臣在冀州可殺道人二百許人亦復何多帝曰一物不得其所若納諸墮泥殺道人二百而

言不多麗脫冠謝賜坐卒謚曰威

子顯和少有節操歷司徒記室參軍司徒崔光每見之曰元參軍風流清秀容止閑雅乃宰相之器除徐州安東府長史刺史元法僧叛顯和與戰被擒執手命與連坐顯和曰顯和與阿翁同源別派皆是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遇董狐能無慙德遂不肯坐法僧猶欲慰喻顯和曰乃可死作惡鬼不能生爲叛臣及將殺之神色自若建義初贈秦州刺史

汝陰王天賜和平三年封拜鎮南大將軍虎牢鎮都大將後爲內都大官高祖初殿中尚書胡莫寒簡西部敕勒豪富兼丁者爲殿中武士而大納財貨簡選不平衆怒殺莫寒及高平假鎮將奚陵於是諸部敕勒悉叛詔天賜與給事中羅雲督諸軍討之前鋒敕勒詐降雲信之副將元伏曰敕勒色動恐將有變今不設備將爲

所圖雲不從敕勒輕騎數千襲殺雲天賜僅得自全後除征北大將軍護匈奴中郎將累遷懷朔鎮大將坐貪殘恕死削除官爵卒高祖哭於思政觀贈本爵葬從王禮謚曰靈王

子逞字萬安卒於齊州刺史謚曰威

逞子慶和東豫州刺史爲蕭衍將所攻舉城降之衍以爲北道總督魏王至項城朝廷出師討之望風退走衍責之曰言同百舌膽若鴈鼠遂徙合浦

逞弟汎字普安自元士稍遷營州刺史性貪殘人不堪命相率逐之汎走平州後除光祿大夫宗正卿封東燕縣男於河陰遇害天賜第五子脩義字壽安涉獵書傳頗有文才爲高祖所知自元士稍遷左將軍齊州刺史修義以齊州頗喪刺史累表固辭詔曰修短有命吉凶由人何得過致憂憚以乖維城之寄違凶就吉時

亦有之可聽更立館宇於是移理東城修義爲政寬和愛人在州四歲不殺一人百姓以是追思之遷秦州刺史肅宗初表陳唐人行禮唐人愉等請省前愆賜葬陵域靈太后詔曰收葬之恩事由上旨藩岳何得越職于陳在州多受納累遷吏部尚書及在銓衡唯專貨賄授官大小皆有定價時中散大夫高居者有旨先叙時上黨郡缺居遂求之修義私已許人抑居不與居大言不遜修義命左右牽曳之居對大衆呼天唱賊人問居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賊居指修義曰此座上者違天子明詔物多者得官京師白刼此非大賊乎修義失色居行罵而出後欲邀車駕論修義罪狀左僕射蕭寶寅諭之乃止二秦反假修義兼尚書右僕射西道行臺行秦州事爲諸軍節度修義性好酒每飲連日遂遇風病神明昏喪雖至長安竟無部分之益元志敗沒賊東至黑水更遣蕭寶寅討之以修義爲雍州刺史卒於州贈司空謚曰文

子均位給事黃門侍郎

樂浪王萬壽和平三年封拜征東大將軍鎮和龍性貪暴徵還道憂薨謚曰厲王

子康王樂平襲薨

子長命襲坐殺人賜死國除

子忠肅宗時復前爵位太常少卿出帝汎舟天淵池命宗室諸王陪宴忠愚而無智性好衣服遂著紅羅襦繡作領碧紬袴錦爲緣帝謂曰朝廷衣冠應有常式何爲著百戲衣忠曰臣少來所愛情存綺羅歌衣舞服是臣所願帝曰人之無良乃至此乎

廣平王洛侯和平二年封薨謚曰殤無子後以陽平幽王第五子

匡後之

匡字建扶性耿介有氣節高宗器之謂曰叔父必能儀形社稷匡輔朕躬今可改名爲匡以成克終之美世宗卽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茹皓始有寵百寮微憚之世宗曾於山陵還詔匡陪乘又命皓登車皓褰裳將上匡諫止世宗推之令下皓恨匡失色當時壯其忠寒世宗親政除肆州刺史匡旣忤皓懼爲所害廉慎自修甚有聲績遷恒州刺史徵爲大宗正卿河南邑中正匡奏親王及始藩二藩王妻悉有妃號而三藩已下皆謂之妻上不得同爲妃名而下不及五品已上有命婦之號竊爲疑詔曰夫貴於朝妻榮於室婦女無定升從其夫三藩旣啟王封妃名亦宜同等妻者齊也理與已齊可從妃例自是三藩王妻各號始定後除度支尚書匡表引樂陵章武之例求紹洛侯封詔付尚書議尚書奏聽襲封以明興絕之義匡與尚書令高肇不平常無降下之色時世宗委政於肇朝

廷傾憚唯匡與肇

衡先自造棺置於廳事意欲與棺請闕論肇

罪惡自殺切諫肇聞而惡之後因與太常劉芳議爭權量遂與肇聲色御史中尉王顯奏匡曰自金行失御羣僞競興禮壞樂崩焚倫攸斃大魏應期奄有四海高祖孝文皇帝以睿聖統天克復舊典乃命故中書監高閎廣旌儒林推尋樂府依據六經參諸國志以忝裁寸將均周漢舊章屬雲構中遷尚未云就高祖睿思玄深參考經記以一黍之大用成分體準之爲尺宣布施行暨正始中故太樂令公孫崇輒自立意以黍十二爲寸別造尺度定律刊鍾皆向成訖表求觀試時敕太常卿臣芳以崇造旣成請集朝英議其得否芳疑崇尺度與先朝不同察其作者於經史復異推造渺據非所宜行時尚書令臣肇清河王懌等以崇造乖謬與周禮不同遂奏臣芳依周禮更造成訖量校從其善者而芳以先朝尺度

事合古典乃依前詔書以黍列寸並呈朝廷用裁金石于時議者多云芳是唯黃門侍郎臣孫惠蔚與崇扶同二途參差類經考議而尚書令臣肇以芳造崇物故之後而惠蔚亦造一尺仍云扶以比崇尺自相乖背量省二三謂芳爲得而尚書臣匡表云劉孫二尺長短相傾稽考兩律所庸殊異言取中黍校彼二家云並參差抑中無所自立一途請求議判當時議者或是於匡兩途舛駁未卽時定肇又云權斛斗尺班行已久今者所論豈喻先旨宜仰依先朝故尺爲定自爾以後而匡與肇厲言都座聲色相加高下失其常倫噂競無復斁序匡更表列據已十是云芳十非又云肇前被敕旨其芳營督規立鍾石之名希播製作之譽乃憑樞衡之尊藉舅氏之勢與奪任心臧否自己阿黨劉芳過絕臣事望勢雷同者接以恩言依經按古者卽被怒責雖木石鹿化馬移天徙日實

使蘊藉之士聳氣坐端懷道之夫結舌延次又言芳昔與崇競恒言自作今共臣論忽稱先朝豈不前謂可行輒欲自取後知錯謬便推先朝殊非大臣之體深失爲下之義復考校勢臣之前量度偏頗之手臣必刖足內朝抱璞人外囂言肆意彰於朝野然匡職當出納獻替所在斗尺權度正是所司若已有所見能練臧否宜應首唱義端早辨諸惑何故嘿心隨從不關一言見芳成事方有此語計芳才學與匡殊懸所見淺深不應相匹今乃始發恐此由心借智於人規成虛譽況匡表云所據銅權形如古誌明是漢作非莽別造及案權銘云黃帝始祖德布於虞虞帝始祖德布於新若莽佐漢時事寧有銘僞新之號哉又尋莽傳云莽居攝卽變漢制度考校二證非漢權明矣復云芳之所造又短先朝之尺臣旣比之權然相合更云芳尺與千金堰不同臣復量比因見其異二

三浮濫難可據準又云共構虛端妄爲就似託以先朝云非已製臣按此欺詐乃在於匡不在於芳何以言之芳先被敕專造鍾律管籥優劣是其所裁權斛尺度本非其事比前門下索芳尺度而芳牒報云依先朝所班新尺復應下黍更不增損爲造鍾律調正分寸而已檢匡造時在牒後一歲芳於兩日匡未共爭已有此牒豈爲詐也計崇造寸積黍十二羣情共知而芳造寸唯止十黍亦俱先朝詔書以黍成寸首尾歷然寧有輒欲自取之理肇任居端右百寮是望言行動靜必副具瞻若恃權阿黨許託先詔將指鹿化馬徙日移天卽是魏之趙高何以宰物肇若無此匡既誣毀宰相訕謗明時豈應談議之間便有指鹿之事可否之際輕生朋足之言趙高矯惑事屬哀秦卞和抱璞時遇暴楚何宜以濟濟之朝而有斯謗者哉阻惑朝聽不敬至甚請以肇匡並禁尚書推窮其

原付廷尉定罪詔曰可有司奏匡誣肇處匡死刑世宗恕死降爲光祿大夫又兼宗正卿出爲兗州刺史匡臨發帝引見於東堂勞勉之匡猶以尺度金石之事國之大經前雖爲南臺所彈然猶許更議若議之日願聽臣暫赴世宗曰劉芳學高一時深明典故其所據者與先朝尺乃寸過一黍何得復云先朝之意也兗州旣所執不經後議之日何待赴都也肅宗初入爲御史中尉匡嚴於彈糾始奏于忠次彈高聰等免官靈太后並不許以違其糾惡之心又慮匡辭解欲獎安之進號安南將軍後加鎮東將軍匡屢請更權衡不已於是詔曰謹權審度自昔令典定章革歷徃代良規匡宗室賢亮留心旣久可令更集儒貴以時驗決必務權衡得衷令寸籌不舛又詔曰故廣平殤王洛侯體自恭宗茂年薨殞國除祀廢不祀忽諸匡親同若子私繼歲久宜樹維城永茲盤石可特襲

王爵封東平郡王匡所制尺度訖請集朝士議定是非詔付門下尚書三府九列議定以聞太師高陽王雍等議曰伏惟高祖創改權量已定匡今新造微有參差且匡云所造尺度與漢志王莽權斛不殊又晉中書監荀勗云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於是依周禮積黍以起度量唯古玉律及鍾遂改正之尋勗所造之尺與高祖所定毫釐略同又侍中崔光得古象尺于時亦準議令施用仰惟孝文皇帝德邁前王睿明下燭不刊之式事難變改臣等參論請停匡議永遵先皇之制詔從之匡每有奏請尚書令任城王澄時致執奪匡剛臨內遂不平先所造棺猶在僧寺乃復修事將與澄相攻澄頗知之後將赴省與匡逢遇騶卒相撾朝野駭愕澄因是奏匡罪狀三十餘條廷尉處以死刑詔付八座議特加原宥削爵除官三公郎中辛雄奏理之後特除平州刺史徙青州刺史尋爲關右都督兼尚書行臺遇疾還京孝昌初卒謚曰文貞後追復本爵改封濟南王

第四子獻襲齊受禪爵例

所

由願深思慎之太尉源賀又進曰陛下今欲外選諸王而禪位於皇叔者臣恐春秋蒸嘗昭穆有亂脫萬世之後必有逆饗之譏深願思任城之言東陽公元丕等進曰皇太子雖聖德夙彰然實沖幼陛下富於春秋始覽機政普天景仰率土侯心欲隆獨善不以萬物爲意其若宗廟何其若億兆何顯祖曰儲宮正統受終文祖羣公相之有何不可於是傳位於高祖後蠕蠕犯塞雲爲中軍大都督從顯祖討之遇於大磧事具蠕蠕傳後仇池氏反以雲爲征西大將軍討平之除都督徐克二州緣淮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開府徐州刺史雲以太妃薨氏表求解任顯祖不許雲悲號動疾乃許之性善撫綏得徐方之心爲百姓所追戀送遺錢貨一無所受顯祖聞而嘉之復拜侍中中都大官賜帛千匹羊千口出爲冀州刺史仍本將軍雲留心政事甚得下情於是合州請戶輸絹五

尺粟五升以報雲恩高祖嘉之遷使持節都督陝西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長安鎮都大將軍雍州刺史雲嚴謹自修留心庶獄挫抑豪彊羣盜息止州民頌之者千有餘人文明太后嘉之賜帛千匹太和五年薨於州遺令薄塋勿受贈襚諸子奉遵其旨喪至京師車駕親臨哭之哀慟贈以本官謚曰康陪塋雲中之金陵

雲長子澄字道鎮少而好學及康王薨澄居喪以孝聞襲封加征北大將軍高祖時蠕蠕犯塞加澄使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蠕蠕遁走又以氐羌反叛除都督梁益荆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文明太后引見澄誠厲之顧謂中書令李冲曰此兒風神吐發德音閑婉當爲宗室領袖是行使之必稱我意卿但記之我不妄談人物也梁州氏帥楊仲顯婆羅楊卜兄弟及符叱盤等自以居邊地險世爲山

婆羅授仲顯循城鎮副將楊卜廣業太守叱槃固道鎮副將自餘
首帥各隨才而用之款附者賞違命加誅於是仇池帖然西南款
順加侍中賜衣一襲乘馬一匹以旌其能後轉征東大將軍開府
徐州刺史甚有聲績朝於京師引見於皇信堂高祖詔澄曰昔鄭
子產鑄刑書而晉叔向非之此二人皆是賢士得失竟誰對曰鄭
國寡弱攝於彊鄰民情之就非刑莫制故鑄刑書以示威雖乖古
式合今權道隨時濟世子產爲得而叔向譏議示不忘古可與論
道未可語權高祖曰任城當欲爲魏之子產也澄曰子產道合當
時聲流竹素臣旣庸近何而感幾今陛下以四海爲家宜文德以
懷天下但江外尚阻車書未一季世之民易以威伏難以禮治愚
謂子產之法猶應暫用大同之後便以道化之高祖心方革變深
善其對笑曰非任城無以識變化之體朕方初改朝制當與任城

共萬世之功耳後徵爲中書令改授尚書令蕭瑄使庾革來朝革
見澄音韻適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張紇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
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也時詔延四廟之子下逮玄孫之胄申宗
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爲列悉序昭穆爲次用家人之禮高祖曰
行禮已畢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賦詩特令澄爲七言連韻與
高祖往復賄賂遂至極歡際夜乃罷後高祖外示南討意在謀遷
齊於明堂左个詔太常卿王謚親令龜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
革高祖曰此是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之卦也羣臣莫敢言澄進曰
易言革者更也將欲應天順人革君臣之命湯武得之爲吉陛下
帝有天下重光累葉今曰卜征乃可伐叛不得云革命此非君人
之卦未可全爲吉也高祖厲聲曰象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也澄
曰陛下龍興旣久豈可方同虎變高祖勃然作色曰社稷我社稷

任城而欲沮眾也澄曰社稷誠知陛下之社稷然臣是社稷之臣子豫參顧問敢盡愚衷高祖既銳意必行惡澄此對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亦復何傷車駕還宮便召澄未及昇階遙謂曰向者之輩卦今更欲論之明堂之念懼衆人競言阻我大計故厲色怖文武耳想解朕意也乃獨謂澄曰今日之行誠知不易但國家興自此上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爲甚難嶠函帝宅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元宅中原任城意以爲何如澄曰伊洛中區均天下所據陛下制御華夏輯平九服蒼生聞此應當大慶高祖曰北人戀本忽聞將移不能不驚擾也澄曰此既非常之事當非常人所知唯須決之聖懷此輩亦何能爲也高祖曰任城便是我之子房加撫軍大將軍太子少保又兼尚書左僕射及駕幸洛陽定遷都之策高祖詔曰遷移之旨

必須訪衆當遣任城馳驛向代問彼百司論擇可否近日論革今真所謂革也王其勉之既至代都衆聞遷詔莫不驚駭澄援引今古徐以曉之衆乃開伏澄遂南馳還報會車駕於滑臺高祖大悅曰若非任城朕事業不得就也從幸鄴宮除吏部尚書及幸代車駕北巡留澄銓簡舊臣初魏自公侯以下迄于選臣動有萬數冗散無事澄品爲三等量其優劣盡其能否之用咸無怨者駕還洛京復兼右僕射高祖至北邙遂幸洪池命澄侍昇龍舟因賦詩以序懷高祖曰朕昨夜夢一老公頭鬢皓白正理冠服拜立路左朕怪而問之自云晉侍中嵇紹故此奉迎神爽卑懼似有求焉澄對曰晉世之亂嵇紹以身衛主殞命御側亦是晉之忠臣比于遭紂兇虐忠諫剖心可謂殷之良士二人俱死於王事墳塋並在於道周然陛下徙御殷洛經瀝墟而弔比于至洛陽而遺嵇紹當是希

恩而感夢高祖曰朕何德能幽感達士也然實思追禮先賢標揚忠懿比于嵇紹皆是古之誠烈而朕務濃於比于禮略於嵇紹情有愧然既有此夢或如任城所言於是求其兆域遣使弔祭焉蕭鸞既殺蕭昭業而自立昭業雍州刺史曹虎請以襄陽內附分遣諸將軍駕將自赴之豫州又表虎奉誠之使不復重來高祖引澄及成陽王禧彭城王勰司徒馮誕司空穆亮鎮南李沖等議之高祖曰比得邊州表云襄陽慕化朕將鳴鑾江沔爲彼聲勢今復表稱更無後信於行留之計竟欲如何禧等或云宜行或言宜止高祖曰衆人紛紜意見不等朕莫知所從必欲盡行留之勢使言理俱暢者宜有客主共相起發任城與鎮南爲應留之議朕當爲宜行之論諸公俱坐聽得失長者從之於是高祖曰二賢試言留計也沖對曰臣等正以徒御草創人斯樂安內而應者未審不宜輕

爾動發高祖曰襄陽款問似當是虛亦知初遷之民無宜勞役脫歸誠有實卽當乘其悅附遠則有會稽之會近則略平江北如其送款是虛且可遊巡淮楚問民之瘼使彼土蒼生知君恩之所在復何所損而惜此一舉脫降問是實而停不撫接不亦稽阻款誠毀朕大略也澄曰降問若響應有表質而使人一返靜無音問其詐也可見今代遷之衆人懷戀本鄉累相攜始就洛邑居無一椽之室家關儋石之糧而使怨苦卽戎泣富白刃恐非歌饌之師也今茲區宇初構又東作方興正是子來百堵之日農夫肆力之秋宜寬彼道誅惠此民庶且三軍已援無稽赴接苟其款實力足納撫待尅平襄沔然後動駕今無故勞涉空爲往返恐挫損天威更成賊膽願上覽盤庚始遷之艱難下矜詩人由庚之至詠輯寧新邑惠康億兆而司空亮以爲宜行公卿皆同之澄謂亮曰公在外

見旌鉞旣張而有憂色每聞談論不願此行何得對聖顏更如斯之語也面背不同事涉欺佞非所謂論道之德更失國士之體或有傾側當由公輩佞臣李冲曰任城王可謂忠於社稷願陛下深察其言臣等在外皆憚征行唯貴與賤不謀同辭仰願聖心裁其可否高祖曰任城適以公等從朕有如此論不從朕者何必皆忠而通議安危也小忠是大忠之賊無乃似諸澄曰臣既愚闇不識大理所可言者雖涉小忠要是竭盡微款不知大忠者竟何據高祖曰任城脫居台鼎之任欲令大忠在已也澄曰臣誠才非台鼎智闕和鼎脫得濫居公鉉庶當官而行不負愚志高祖大笑澄又謂亮曰昔汲黯於漢武前而折公孫食脫粟飯臥布被云其許也于時公孫謙讓下之武帝歎汲黯至忠公孫長者二人稱賢公旣道均昔士願思長者之言高祖笑曰任城欲自比汲黯也且所言

是公未知得失所在何便謝司空也駕遂南伐五等開建食邑二千戶後從征至懸瓠以篤疾還京駕餞之汝濱賦詩而別車駕還洛引見王公侍臣於清徽堂高祖曰此堂成來未與王公行宴樂之禮後東閣廡堂粗復始就故今與諸賢欲無高而不升無小而不可入因之流化渠高祖曰此曲水者亦有其義取乾道曲成萬物無滯次之洗頰池高祖曰此池中亦有嘉魚澄曰此所謂魚在在藻有頒其首高祖曰且取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次之觀德殿高祖曰射以觀德故遂命之次之凝閑堂高祖曰名目要有其義此蓋取夫子閑居之義不可縱奢以忘儉自安以忘危故此堂後作茅茨堂謂李冲曰此東曰步元廡西曰遊凱廡此堂雖無唐堯之君卿等當無愧於元凱冲對曰臣旣遭唐堯之君不敢辭元凱之譽高祖曰光景垂落朕同宗則有載考之義卿等將出無遠何得默

爾不示德音卽命黃門侍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巒崔休等賦詩
言志燭至公卿辭退李冲再拜上千萬歲壽高祖曰卿向以燭至
致辭復獻千萬之壽朕報卿以南山之壽高祖曰燭至辭退庶姓
之禮在夜載考宗族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
又從幸鄴還洛以出納之勞增邑五百戶坐公事免官尋兼吏部
尚書恒州刺史穆泰在州謀反推朔州刺史陽平王頤爲主頤表
其狀高祖召澄入見凝閑堂曰適得陽平表曰穆泰謀爲不軌招
誘宗室脫或必然遷京南爾北人戀舊南北紛擾朕洛陽不立也
此事非任城不辦可爲我力疾向北如其弱也直往擒翦若其勢
彊可承制發并肆兵以殄之雖知王惠旣是國家大事不容辭也
澄曰泰等愚惑正戀本爲此非有遠圖臣誠怯弱不憚是輩雖復
患懷豈敢有辭謹當罄盡心力繼之以死願陛下勿憂高祖笑曰

得任城此行朕復何憂也遂授節銅虎符御使左右仍行恒
州事行達雁門太守夜告泰已握衆西就陽平城下聚結唯見弓
仗澄聞便速進時右丞孟斌曰事不可量須依敕召并肆兵然後
徐動澄曰泰旣構逆應據堅城而更迎陽平度其所爲似當勢弱
泰旣不相拒無故發兵非宜也但速往鎮之民心自定遂倍道兼
行出其不意又遣治書侍御史李煥先赴至卽擒泰民情怡然窮
其黨與罪人皆得鉅鹿公陸叡安樂侯元隆等百餘人皆獄禁具
狀表聞高祖覽表大悅召集公卿以下以表示之曰我任城可謂
社稷臣也尋其罪案正復臯陶斷獄豈能過之顧謂咸陽王等曰
汝等脫當其處不能辦此車駕尋幸平城勞澄曰任城此行深副
遠寄對曰陛下威靈遠被罪人無所逃刑臣何勞之有引見逆徒
無一人稱枉時人莫不歎之高祖顧謂左右曰昔仲尼云聽訟吾

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然聖人之聽訟殆非常人所匹必也無訟今日見之矣以澄正尚書車駕南伐留澄居守復兼右僕射澄表請以國秩一歲租布帛助供軍資詔受其半高祖幸鄴值高車樹者反叛車駕將親討之澄表諫不宜親行會江陽王繼平之乃止高祖還洛引見公卿高祖曰營國之本禮教爲先朕離京邑以來禮教爲日新以不澄對曰臣謂日新高祖曰朕昨入城見車上婦人冠帽而著小襦襖者若爲如此尚書何爲不察澄曰著猶少於不著者高祖曰深可怪也任城意欲令全著乎一言可以喪邦者斯之謂歟可命史官書之又曰王者不降佐於蒼昊皆拔才而用之朕失於舉人任許一羣婦人輩奇事當更銓簡耳任城在省爲舉天下綱維爲當署事而已澄曰臣實署事而已高祖曰如此便一令吏足矣何待任城又曰我遣舍人宣詔何爲使小人聞之澄

曰時雖有幹吏去榜亦遠高祖曰遠則不聞聞則不達旣得聞詔理故可知於是留守羣臣遂免冠謝罪尋除尚書右僕射蕭寶卷遣其太尉陳顯達入寇漢陽是時高祖不豫引澄入見清徽堂詔曰顯達侵亂沔陽不安朕不親行莫攘此賊朕疾患淹年氣力憊敝如有非常委任城大事是段任城必須從朕澄涕泣對曰臣謹當竭股肱之力以命上報遂從駕南伐高祖崩澄受顧命世宗初有降人嚴叔懋告尚書令王肅遣孔思達潛通寶卷圖爲叛逆寶卷遣俞公喜送救於肅公喜還南肅與裴叔業馬爲信澄信之乃表肅將叛輒下禁止咸陽北海二王奏澄擅禁宰輔免官歸第尋出爲平西將軍梁州刺史辭以母老除安東將軍相州刺史復固辭改授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尋徵赴季秋講武除都督淮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揚州刺史下車封孫叔敖之墓毀蔣子文之廟

頻表南伐世宗不許又辭母老乞解州任寢而不報加散騎常侍
澄表曰臣參訓先朝藉規有日前言舊軌頗亦聞之又昔在恒代
親習皇宗熟祕序疑庭無闕日臣每於侍坐先帝未嘗不以書典
在懷禮經爲事周旋之則不輟於時自鳳舉中京方隆禮教宗室
之範每蒙委及四門之選負荷銓量自先皇升遐未遑脩述學宮
虛荷四門之名宗人有闕四時之業青衿之緒於茲將廢臣每惟
其事竊所傷懷伏惟聖略宏遠四方罕務宴安之辰於是乎在何
爲太平之世而令子衿之歎興焉聖明之曰而使宗人之訓闕焉
愚謂可敕有司修復皇宗之學開闢四門之教使將落之族日就
可將詔曰胄子崇業自古盛典國均之訓無應久廢尚書更可量
宜脩立澄又表母疾解州任不聽蕭衍將張囂之寇陷夷陵戍澄
遣輔國將軍成興步騎赴討大破之復夷陵囂之遁走又遣長風

戍王奇道顯攻蕭衍陰山戍破之斬其戍主龍驤將軍都亭侯梅
興祖仍引攻白豪戍又破之斬其寧朔將軍關內侯吳道爽澄表
曰蕭衍頻斷東關欲令巢湖汎溢湖周回四百餘里東關合江之
際廣不過數十步若賊計得成大湖傾注者則淮南諸戍必同晉
陽之事矣又吳楚便水且灌且掠淮南之地將非國有壽陽去江
五百餘里衆庶惶惶並懼水害脫乘民之願攻敵之虛豫勒諸州
纂集士馬首秋大集則南瀆可爲飲馬之津霍嶺必成徙倚之觀
事貴應機經略須早縱混一不可必果江西自是無虞若猶豫緩
圖不加除討關塞旣成襄陵方及平原民戍定爲魚矣詔發冀定
瀛相并濟六州二萬人馬一千五百匹令仲秋之中畢會淮南并
壽陽先兵三萬委澄經略先是朝議有南伐之意以蕭寶夤爲東
揚州刺史據城陳伯之爲江州刺史戍陽石以澄總督二鎮授

之節度至是勒兵進討以東關水衝大峴險要東關縱水陽石合肥有急懸之切不圖大峴則歷陽有乘險之援淮陵陸道九山水路並宜經略於是遣統軍傅豎眼王神念等進次大峴東關九山淮陵皆分部諸將倍道據之總勒大眾絡繹相接而神念尅其關要潁川二城斬衍軍主費尼而寧朔將軍韋惠龍驤將軍李伯由仍固大峴澄遣統軍党法宗傅豎眼等進軍尅之遂圍白塔牽城數日之間便即逃潰衍青溪戍望風散走衍徐州刺史司馬明素率衆三千欲援九山徐州長史潘伯隣規固淮陵寧朔將軍王燮負險焦城法宗進克焦城破淮陵擒明素斬伯隣其濟陰太守王厚彊廬江太守裴遠即亦奔退詔澄曰將軍文德內昭武功外暢奮揚大略將蕩江吳長旌始舒賊徒懾氣銳旅方馳東關席卷想江湖弭波在旦夕耳所送首虜並已聞之初澄出討之後衍將姜

慶真襲據壽春外郭齊王蕭寶夤擊走之長史韋績坐免官澄以在外無坐遂攻鍾離又詔鍾離若食盡三月已前固可有尅如至四月淮水泛長舟行無礙王善量之前事捷也此實將軍經略勲有常焉如或以水盛難圖亦可爲萬全之計不宜昧利無成以貽後悔也蕭衍冠軍將軍張惠紹遊擊將軍殷暹驍騎將軍趙景悅龍驤將軍張景仁等率衆五千送糧鍾離澄遣統軍王足劉思祖等邀擊惠紹等大破之獲惠紹殷暹景仁及其屯騎校尉史文潤等軍主以上二十七人旣而遇雨淮水暴長引歸壽春還旣狼狽失兵四千餘人頻表解州世宗不許有司奏軍還失路奪其開府又降三階時蕭衍有移求換張惠紹澄表請不許詔付八座會議尚書令廣陽王嘉等奏宜還之詔乃聽還後果復寇邊轉澄鎮北大將軍定州刺史初民中每有橫調百姓煩苦前後牧守未能蠲

除澄多所省減民以忻賴又明黜陟賞罰之法表減公園之地以給無業貧口禁造布絹不任衣者母孟太妃薨居喪毀瘠當世稱之服闋除太子太保於時高肇當朝猜忌賢戚澄爲肇間構常恐不全乃終日昏飲以示荒敗所作詭越時謂爲狂世宗夜崩時事倉卒高肇擁兵於外肅宗沖幼朝野不安澄疎斥不預機要而朝望所屬領軍于忠侍中崔光等奏澄爲尚書令於是衆心忻服又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尋遷司空加侍中俄詔領尚書令初正始之末詔百司普昇一級而執事者不達旨意刺史守令限而不及澄奏曰竊惟雲構鬱起澤及百司企春望榮內外同慶至於賞陟不及守宰邇來十年冤訟不絕封回自鎮遠安州入爲太尉長史元匡自征虜恒州入作宗卿二人遷授並在先詔應蒙之理備在於斯兼州佐停私之徒陪臣郡丞之例尚蒙天澤下降榮及當

時然參佐之來皆因府主今府主不霑佐官獨預榮本賞末愚謂未允今計刺史守宰之官請準封回悉同汎限上允初旨百司之章下覆訟者元元之心詔曰自今已後內外之事嘗經先朝者不得重開澄奏曰臣聞堯懸諫諍之鼓舜置誹謗之木所以廣耳目於芻蕘達四聰於天下伏惟太祖開基化隆自遠累聖相承於今九帝重光疊照汚隆必同與奪隨時道無恒體恩過如渴言重千金故稱無諱之朝邇蹤三五高祖沖年纂曆文明協統變官易律未爲違典及慈聖臨朝母儀寓縣爰發慈令垂心滯獄深枉者仰日月於九泉微屈者希曲照於盆下今乃格以先朝限以一例斯誠奉遵之本心實乖元元之至望在於謙挹有乖舊典謹尋抱枉求直或經累朝毫釐之差正之宜速謬若千里駟馬弗追故禮有損益事有可否父有諱子君有諫臣琴瑟不調理宜改作是以防

川之論小決則通鄉校之言擁則敗國矧伊陳屈而可抑以先朝
且先朝屈者非故屈之或有司愛憎或執事濁僻空文致法以誤
視聽如此冤塞彌在可哀僭之與濫寧失不經乞收今旨還依前
詔詔曰省奏深體毗替之情三皇異軌五代殊風一時之制何必
詮改必謂虛文設旨理在可申者何容不同來執可依往制澄表
上皇誥宗制并訓詁各一卷意欲皇太后覽之思勸戒之蓋又奏
利國濟民所宜振舉者十條一曰律度量衡公私不同所宜一之
二曰宜興學校以明黜陟之法三曰宜興滅繼絕各舉所知四曰
五調之外一不煩民任民之力不過三日五曰臨民之官皆須黜
陟以旌賞罰六曰逃亡代輪去來年久者若非伎作任聽卽住七
曰邊兵逃走或實陷沒皆須精檢三長及近親若實隱之徵其代
輪不隱勿論八曰工商世業之戶復徵租調無以堪濟今請免之

使專其業九曰三長禁姦不得隔越相領戶不滿者隨進并合十
曰羽林虎賁邊方有事暫可赴戰常戍宜遣蕃兵代之靈太后下
其奏百寮議之事有同否時四中郎將兵數寡弱不足以襟帶京
師澄奏宜以東中帶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恒農郡北中
帶河內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省非急之作配以彊兵
如此則深根固本彊幹弱枝之義也靈太后初將從之後議者不
同乃止澄又重奏曰固本宜彊防微在豫故雖有文事不忘武功
況今南蠻仍獮北妖頻結來事難圖勢同往變脫暴勃忽起振動
關畿四府羸卒何以防擬平康之世可以寄安遺之久長恐非善
策如臣愚見郎將領兵兼總民職省官實祿於是乎在求選依前
增兵並號將位既重則念報亦深軍郡相依則表裏俱濟朝廷無
四顧之憂姦充絕窺覷之望矣卒不納又以流人初至遠鎮衣食

無資多有死者奏并其妻子給糧一歲從之尋以疾患求解任不
許蕭衍於浮山斷淮爲堰以灌壽春乃除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
南討諸軍事勅衆十萬將出彭朱尋淮堰自壞不行澄以北邊鎮
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闖邊山陵危迫奏求重鎮將之選脩警備之
嚴詔不從賊虜入寇至於舊都鎮將多非其人所在叛亂犯逼山
陵如澄所慮澄奏都城府寺猶未周悉今軍旅初寧無宜發衆請
取諸職人及司州郡縣犯十杖已上百鞭已下收贖之物絹一匹
輪塼二百以漸修造詔從之太傅清河王懌表奏其事遂寢不行
澄又奏曰臣聞賞必以道用防淫人之姦罰不濫及以戒良士之
困刑者訓也每垂三省秉律執請不得已而用之是故小人之獄
察之以情一人呼嗟或虧王道刑罰得失乃興廢之所由也竊聞
司州牧高陽王臣雍拷殺奉朝請韓元昭前門下錄事姚敬賢雖
因公事理實未盡何者太平之世草不橫伐行葦之感事驗隆周
若昭等狀彰死罪以定應刑於都市與衆棄之如其疑似不分情
理未究不宜以三清九流之官杖下便死輕絕民命傷理敗法往
年州於大市鞭殺五人及檢贓狀全無寸尺今復酷害一至於此
朝野云云咸懷驚愕若殺生在下虐專於臣人君之權安所復用
自開古以來明明之世未聞斯比也武王曰吾不以一人之命而
易天下蓋重民命也請以見事付廷尉推究驗其爲劫之狀察其
拷殺之理使是非分明幽魂獲雪詔從之澄當官而行無所回避
又奏墾田授受之制八條甚有綱貫大便於時前來尚書文簿諸
曹須則出借時公車署以理冤事重奏請真案澄執奏以尚書政
本特宜遠慎故凡所奏事閣道通之蓋以祕要之切防其宜露寧
有古制所重今反輕之內猶設禁外更寬也宜繕寫事意以付公

車詔從之西域噉波斯諸國各因公使並遣澄駿馬一匹澄請
付太僕以充國閑詔曰王廉貞之德有過楚相可敷付廐以成君
子大哉之美御史中尉東平王匡奏請取景明元年以來內外考
簿吏部除書中兵勲案并諸殿最欲以案校竊階盜官之人靈太
后許之澄表曰臣聞三季之弊由於煩刑大德之興在於三約是
以老聃云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又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又曰天
網恢恢疎而不漏是故欲求治本莫若省事清心昔漢文斷獄四
百幾致刑措省事所致也蕭曹爲相載其清靜畫一之歌清心之
本也今欲求之於本宜以省事爲先使在位羣官纂蕭曹之心以
毗聖化如此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百司不忘事無愆失豈宜擾
世教以深文烹小鮮以煩手哉臣竊惟景明之初暨永平之末內
外羣官三經考課逮延昌之始方加黜陟五品以上引之朝堂親

決聖目六品以下例由敕判自世宗晏駕大宥三行所以芟除故
意與物更始華世之事方相窮蹙以臣愚見謂爲不可又尚書職
分樞機出納昔魏明帝卒至尚書門陳矯亢辭帝慙而返夫以萬
乘之重非所宜行猶屈一言慙而回駕羣官百司而可相亂乎故
陳平不知錢穀之數丙吉不問僮道之死當時以爲達治歷代用
爲美談但宜各守其職思不出位潔已以勵時靖恭以致節又尋
御史之體風聞是司至於冒勲妄考皆有處別若一處有風謠卽
應攝其一簿研檢虛實若差舛不同僞情自露然後繩以典刑人
孰不服豈有移一省之案取天下之簿尋兩紀之事窮華世之尤
如此求過誰堪其罪斯實聖朝所宜重慎也靈太后納之乃止後
遷司徒公侍中尚書令如故澄又表曰伏惟世宗宣武皇帝命將
授旗隨陸啟額運籌制勝淮漢自賓節用勞心志清六合是故繼

武修文仍世彌盛陛下當周康靖治之時豈得宴安於玄默然取
外之理要由內疆圖人之本先在自備蕭衍雖虛使其民而窺覷
不已若遇我虛疲士民凋窘賊衍年老志張思播也壽此之弗圖
恐受其病伏惟陛下妙齡在位聖德方昇皇太后總御天機乾乾
夕惕若留意於負荷忿車書之未一進賢拔能重官人之舉擢賞
忠清旌養人之器脩干戈之用畜熊虎之士愛時鄙財輕寶重穀
七八年間陛下聖略方剛親王德幹壯茂將相膺力未衰愚臣猶
堪戎伍荷戈帶甲之衆蓄銳於今燕狐冀馬之盛充牣在昔又賊
衍惡積禍盈勢不能久子弟闇悖變逆已彰亂亡之兆灼然可見
兼弱有徵天與不遠大同之機宜須蓄備昔漢帝力疾討滅英布
高皇臥病親除顯達夫以萬乘之主豈忘宴安實以侵名亂正計
不得已今宜慕二帝之遠圖以肅寧爲大任然頃年已來東西雖

寇艱虞之興首尾連接雖尋得剪除亦大損財力且饑饉之氓散
亡莫保收入之賦不增出用之費彌衆不愛力以悅民無豐資以
待敵此臣所以夙夜懷憂悚息不寧者也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
以聚人曰財故曰財者非天不生非地不長非時不成非人不聚
生聚之由如此其難集人守位若此之重興替之道焉可不慮又
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食壯者之糧任老者之智此雖太平之法
難卒而因然妨民害財不亦宜戒今墉雉素修廩庫崇列雖府寺
膠塾少有未周大抵省府粗得庇憇理務諸寺靈塔俱足致虔講
道唯明堂辟雍國禮之大來冬司徒兵至請籌量減徹專力經營
務令早就其廣濟數施之財酬商互市之弊凡所營造自非供御
切須戎仗急要亦宜微減以務阜積庶府無橫損民有全力夫食
土簋而嬌德昭寢卑室而禹功盛章臺麗而楚力衰阿宮壯而秦

財竭存亡之由灼然可覩願思前王一同之功畜力聚財以待時
會靈太后銳於繕興在京師則起永寧太上公等佛寺功費不少
外州各造五級佛圖又數爲一切齋會施物動至萬計百姓疲於
土木之功金銀之價爲之踊上削奪百官事力費損庫藏兼曲資
左右日有數千澄故有此表雖卒不從常優答禮之政無大小皆
引參決澄亦盡心匡輔事有不便於民者必於諫諍雖不見用殷
勤不已內外咸敬憚之神龜二年薨年五十三賜布一千二百匹
錢六十萬蠟四百斤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大鴻臚
監護喪事詔百寮興喪贈假黃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
領太尉公加以殊禮備九錫依晉大司馬齊王攸故事謚曰文宣
王澄之塋也凶飾甚盛靈太后親送郊外停輿悲哭哀動左右百
官會赴千餘人莫不獻欬當時以爲哀榮之極第四子彥襲

彥字子倫繼室馮氏所生頗有父風拜通直散騎常侍及元叉專
權而彥恥於託附故不得顯職莊帝初河陰遇害贈車騎將軍儀
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文

子度世襲武定中金紫光祿大夫齊受禪爵例降

彥兄順字子和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
晝夜誦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徹豐奇之白澄曰豐十五從師迄於
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夏黃童不得無雙也澄笑曰藍田生
玉何容不爾十六通杜氏春秋恒集門生討論同異于時四方無
事國富民康豪貴子弟率以朋遊爲樂而順下帷讀書篤志愛古
性寥愕淡於榮利好飲酒解鼓琴每長吟永歎吒詠虛室世宗時
上魏頌文多不載起家爲給事中時尚書令高肇帝舅權重天下
人士望塵拜伏順曾懷刺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答云在坐大有

貴客不肯爲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直往登牀捧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憎而順雖吐傲然若無所覩肇謂衆賓曰此兒豪氣尚爾況其父乎及出肇加敬送之澄聞之大怒杖之數十後超轉中書侍郎俄遷太常少卿以父憂去職哭泣嘔血身自負土時年二十五便有白髮免喪抽去不復更生世人以爲孝思所致尋除給事黃門侍郎時領軍元乂威勢尤盛凡有遷授莫不造門謝謁順拜表而已曾不詣又乂謂順曰卿何謂聊不見我順正色曰天子富於春秋委政宗輔叔父宜以至公爲心舉士報國如何賣恩責人私謝豈所望也至於朝論得失順常鯁言正議曾不阿旨由此見憚出除平北將軍恒州刺史順謂乂曰北鎮紛紜方爲國梗桑乾舊都根本所繫請假都督爲國捍屏乂心疑難不欲授以兵官謂順曰此朝廷之事非我所裁順曰叔父旣握國

柄殺生由已自言天之歷數應在我躬何得復有朝廷也乂彌忿憚之轉爲安東將軍齊州刺史順自負有才不得居內每懷鬱快形於言色遂縱酒歡娛不親政事乂解領軍徵爲給事黃門侍郎親友郊迎賀其得入順曰不患不入正恐入而復出耳俄兼殿中尚書轉侍中初中山王熙起兵討元乂不果而誅及靈太后反政方得改葬順侍坐西遊園因奏太后曰臣昨往看中山家墓非唯宗親哀其冤酷行路士女見其一家七喪皆爲潸然莫不酸泣乂妻時在太后側順指之曰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伏元乂之罪使天下懷冤太后嘿然不語就德興反於營州使尚書盧同往討之大敗而返屬侍中穆紹與順侍坐因論同之罪同先有近宅僭紹紹頗欲爲言順勃然曰盧同終將無罪太后曰何得如侍中之言順曰同有好宅與要勢侍中豈慮罪也紹慙不言靈太后

頗事粧飾數出遊幸順面諱曰禮婦人夫喪自稱未亡人首去珠
玉衣不被綵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過其脩飾何以示後世靈
太后慙而不出還入宮責順曰千里相徵豈欲衆中見辱也順曰
陛下盛服炫容不長天下所笑何恥臣之一言乎初城陽王徽慕
順才名偏相結納而廣陽王淵姦徵妻于氏大爲嫌隙及淵自定
州被徵入爲吏部尚書兼中領軍順爲詔書辭頗優美徵疑順爲
淵左右由是與徐紇間順於靈太后出順爲護軍將軍太常卿順
奉辭於西遊園徵紇侍側順指之謂靈太后曰此人魏之宰嚭魏
國不滅終不死亡紇脇肩而出順遂抗聲叱之曰爾刀筆小人正
堪爲機案之吏寧應忝茲執戟虧我藝倫遂振衣而起靈太后嘿
而不言時追論順父顧託之功增任城王彥邑二千戶又析彥邑
五百戶以封順爲東阿縣開國公順疾徵等聞之遂爲蠅賦曰余

以仲秋休沐端坐衡門寄想琴書託情紙翰而蒼蠅小蟲往來牀
几疾其變白聊爲賦云遐哉大道廓矣洪氛肇立秋夏爰啟冬春
旣含育於萬性又芻狗而不仁隨因緣以授體齊美惡而無分生
茲穢類靡並於人名備羣品聲損衆倫歆脰纖翼紫首蒼身飛不
能迴聲若遠聞點亂雞鳴之響毀皇宮之飾習習戶庭營營榛棘
之屍居平叔之側賊膚受旣通譖潤罔極緝緝幡幡交亂四國於
反覆往還譬彼讒聖賢擁忠孝摧周昌拘於牖里天乙囚於夏臺
伯奇爲之痛結申生爲之蒙災鴟鴞悲其室採蒿懼其懷小弁隕
其涕靈均表其哀自古明哲猶如此何況中庸與凡才若夫天生
地養各有所親或必依地鳥亦憑雲或來儀以呈祉或自擾而見
文或負圖而歸德或銜書以告真或天胎而奉味或殘軀以獻珍

或主皮而興禮或牢豢以供神雖死生之異質俱有益於國人非如蒼蠅之無用唯構亂於蒸民遂屬疾在家杜絕慶弔後除吏部尚書兼右僕射及上省登階向榻見榻甚故問都令史徐作起作起曰此榻曾經先王坐順卽哽塞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換之時三公曹令史朱暉素事錄尚書高陽王雍雍欲以爲廷尉評頻請託順順不爲用雍遂下命用之順投之於地雍聞之大怒昧爽坐都廳召尚書及丞郎畢集欲待順至於衆挫之順曰高方至雍攘袂撫几而言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弟天子之叔天子之相四海之內親尊莫一元順何人以身成命投棄於地順鬚鬢俱張仰面看屋憤氣奔涌長歎而不言久之搖一白羽扇徐而謂雍曰高祖遷宅中土初定九流官方清濁軌儀萬古而朱暉小子身爲省吏何合爲廷尉清官殿下旣先皇同氣宜遵成旨自有恒規宋本作而

復踰之也雍曰身爲丞相錄尚書如何不得用一人爲官順曰庖人雖不治庖戶祝不得越樽俎而代之未聞有別旨令殿下參選事順又厲聲曰殿下必如是順當依事奏聞雍遂笑而言曰豈可以朱暉小人便相忿恨遂起呼順入室與之極飲順之亢毅不撓皆此類也後除征南將軍右光祿大夫轉兼左僕令朱榮之奉莊帝召百官悉至河陰素聞順數諫諍惜其亮直謂朱瑞曰可語元僕射但在省不須來順不達其旨聞害衣冠遂便出走爲陵戶鮮于康奴所害家徒四壁無物斂屍止有書數千卷而已門下通事令史王才達裂裳覆之莊帝還宮遣黃門侍郎山偉巡喻京邑偉臨順喪悲慟無已旣還莊帝怪而問曰黃門何爲聲散偉以狀對莊帝敕侍中元祉曰宗室喪亡非一不可周贍元僕射清苦之節死乃益彰特贈絹百匹餘不得例贈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

定州刺史謚曰文烈順撰帝錄二十卷詩賦表頌數十篇今多亡矣

長子朗時年十七枕戈潛伏積年乃手刃康奴以首祭於順墓然後詣闕請罪朝廷嘉而不問朗涉歷書記爲司徒屬天平中爲奴所害贈都督一冀二州諸軍事

關三字

將軍尚書右僕射冀州刺史

順弟叔淑弟悲並早卒

悲弟紀字子綱永熙中給事黃門侍郎隨出帝沒于關中

澄弟嵩字道岳高祖時自中大夫遷員外常侍轉步兵校尉大司馬安定王休薨未及卒哭嵩便遊田高祖聞而大怒詔曰嵩不能克已復禮企心典憲大司馬薨列甫爾便以鷹鷂自娛有如父之痛無猶子之情損心棄禮何其太速便可免官後從平馮北渠有戰功除左中郎將兼武衛將軍高祖南伐蕭寶卷將陳顯達率衆

拒戰嵩身備三仗免胄直前將士從之顯達奔潰斬獲萬計嵩於

兩日勇冠三軍高祖大悅而言曰任城康王未有福德文武頗出

其門以功賜爵高平縣侯賚帛二千五百疋初高祖之發洛也馮

皇后以罪幽于宮內旣平顯達回次穀唐原高祖疾甚將賜后死

曰使人不易可得顧謂任城王澄曰任城必不負我嵩亦當不負

任城可使嵩也於是引嵩入內親自遣之世宗卽位以武衛將軍

兼侍中出爲平南將軍荊州刺史嵩言曰蕭寶卷骨肉相殘忠良

先戮臣下囂然莫不離背君臣攜貳十戈日尋流聞寶卷雍州刺

史蕭衍兄懿於建業阻兵與寶卷相持荆郢二州刺史並是寶卷

之弟必有圖衍之志臣若遣書相聞迎其本謀冀獲同心并力除

衍一衍之後彼必旋師赴救丹陽當不能復經營疆陲全國襄馮

臣之軍威已得臨據則河南之地可一舉而收緣漢曜兵示以威

德思歸有道者則引而納之受疑告危者則援而接之總兵埈銳
觀變伺隙若其零落之形已彰急解之勢已著便可順流摧鋒長
驅席卷詔曰所陳嘉謀深是良計如當機形可進任將軍裁之既
而蕭衍尋克建業乃止除平北將軍恒州刺史轉平東將軍徐州
刺史又轉安南將軍揚州刺史蕭衍湘州刺史楊公則率衆二萬
屯軍洛口姜慶真領軍五千據於首陂又遣其左軍將軍騫小眼
主何天祚張俊興等率衆七千攻圍陸城嵩乃遣統軍封邁王
會等步騎八千討之邁達陸城賊皆夜遁追擊破之斬獲數千公
則慶真退還馬頭衍徐州刺史昌義之屯據高皇遣三軍潛寇陰
陵以淮水淺竭不通船艦屯於馬頭衍將田道龍何景先等領卒
三千已至衡山規寇陸城寇並充逼嵩遣統軍李叔仁等援合
肥小岷楊石頻戰破之衍征虜將軍趙華屯於黃口嵩遣軍司趙
熾等往討之先遣統軍安伯醜潛師夜渡伏兵下蔡華率卒四千
逆來拒戰伯醜與下蔡戍主王虎等前後夾擊人敗之俘斬溺死
四千餘人統軍李叔仁等夜襲碇石之賊又破之衍將姜慶真專
據肥水冠軍將軍曹天寶屯於雞口軍主尹明世以東碇石嵩遣
別將羊引次于淮西去賊營十里司馬趙熾率兵一萬爲表裏聲
勢軍既會分擊賊之四壘四壘之賊戰敗奔走斬獲數千溺死
萬數統軍牛敬賓攻碇石明世宵遁慶真合餘燼浮淮下下蔡戍
主王略截流擊之俘斬大半於是威名大振後爲蒼頭李太伯等
同謀害嵩并妻穆氏及子世賢世宗爲嵩舉哀於東堂賻絹一千
疋贈車騎將軍領軍謚曰剛侯

第二子世儁頗有幹用而無行業襲爵除給事中東宮舍人伯父
澄表求轉階授之於是除員外散騎常侍肅宗時追論嵩勲封世

儁衛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遷冠軍將軍宗正少卿又爲散騎常侍安南將軍武衛將軍河南尹尋除鎮東將軍青州刺史轉征東將軍加散騎常侍邢杲之亂圍通州城世儁憑城拒守遂得保全孝莊時除衛將軍吏部尚書余朱兆寇京師詔世儁以本官爲都督防守河橋及兆至河世儁初無拒守意便隔岸遙拜時論疾之前廢帝世爲驃騎將軍仍加尚書尤爲余朱世隆所昵出帝初加世同三司改封武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世儁居選曹不能厲心多所受納爲中尉彈糾坐免官尋復本職孝靜初加侍中尚書右僕射遷尚書令世儁輕薄好去就詔遷晉陽與相中臺贈侍中都督冀定瀛殷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傅定州刺史尚書令開國公知政事諡曰懿侯

子景遠襲散騎侍郎

世賢弟世哲武定中吏部郎

嵩弟瞻字道周高祖時自

闕

大夫稍遷宗正少卿龍驤將軍光州

刺史散騎常侍左將軍遷平東將軍兗州刺史頗愛書史而貪暴好殺澄深恥忿之絕其往來有四子

長子遠尚書郎

臣曰顯祖之將禪讓可謂國之大節康王毅然庭爭德音孔昭一言興邦其斯之謂歟文宣貞固俊遠鬱爲宗傑身因累朝寧濟夷險旣社稷是任其梁棟之望也順寒謬倣儻有汲黯之風不用於時橫招非命惜矣嵩有行陳之氣儁則裂冠之徒歟

